

陳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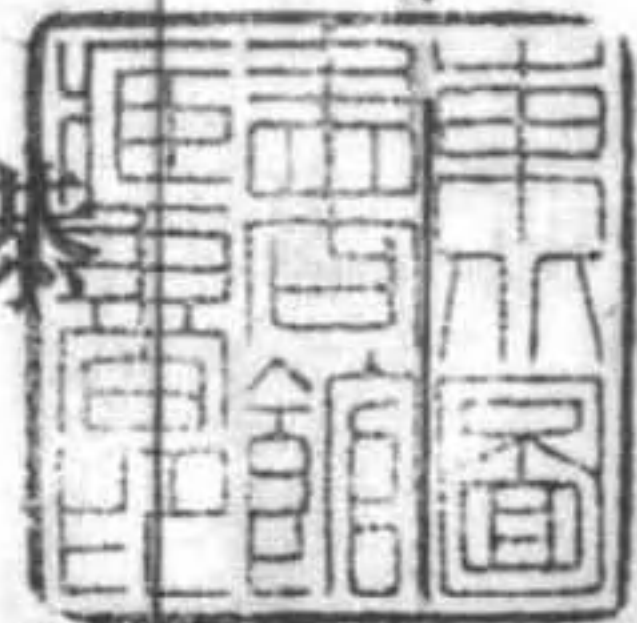
254
9705
11

漢書卷十四



漢梁王左相惲公貞道墓誌銘

伏



梁邸富甲諸王居天下膏腴之地招延四方豪傑之士無曠日惲公踰河而膺太傅谷公永之薦諱子冬字貞道大父諱伊父諱應炎梁邸恃后如之密驕恣不道相禹不能正其非尋而事于中葺欲據國僭罔惲公佯稱疾挈妻奴歸鍾離又三年新室篡逆綠林盜起復挈而渡江時朱季為江都國毘陵長依而居縣之西北鄉天塹中斷有山可

樵絕口不言國家利失粵八年卒建武四年八月八日公
夙有直名不阿權倖朝野以公輔期之無媿於生也又避
亂自諱處困泰然無怍於死也娶濟陽傅夫人先卒葬泗
上公葬黃山之南谷北據大江南通小河穴巳亥偏向子
二曰繼陽繼和恭與公有記述之雅誌而銘宜也銘曰大
治維仕亂維退守經而不媿安維延危維遷從權而幸全
娟娟白骨瘞之他鄉赤龍東飛魂歸番陽哀哉

宋祕書著作佐郎汝華惲公墓誌銘 喬行簡

君諱文字汝華常州武進之千秋人登寶慶丙戌王會龍
榜進士大父諱方直提舉常平鹽茶公事父諱紹恩母計
氏君生而純正博學不偏文字不尙奇麗藻飾順正而已
時適 天子命羣臣總覈五經百家諸書參考朱陸異同
君得補試學院著作佐郎多尙質直刪削浮繁主院者奪
其筆君怏怏覺自失與知己者謀曰二虜肆強中原未復
大丈夫旣不能行其志何斗粟自縻而終身俯仰哉遂浩
然脫去章服布衣芒屨混跡漁樵如是而逋名者又六年

端平乙未八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有三娶雲陽蔣氏一
子思邇是年十一月甲辰卜葬孤塵山之東南徐巷墓焉
背江山而面曠陽羅松檜而引村落雖風雲變態而兵革
弗臨市井遼沉而人迹弗踐擇地勢之宜莫有佳於此者
因以銘曰予命肇且盛焉五縣百室請書參考未刻吳同
彼蘭陵之北兮山蜿蜒而江折衝今天運之南旋兮實多
士如雲而從龍矧哲人之知命兮獲善始而善終窆白骨
於江原兮草木交輝而龍蔥固若堂於千禩兮祝斯石偕
造化之無窮善乎去復文華戰公墓樹流喬不備

明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惲公東麓墓誌銘

惲氏甫率其繫之辭遊正百繪外景思中丞李廷相省全

嗚呼吾同年惲功甫氏乃止於是耶始功甫與予同舉宏
治壬戌進士功甫觀政吏部予績學詞林功甫時過從飲
燕酒酣耳熱輒掀髯長歌豪曠磊落慷慨自喜有古達者
之風又邃於經學作文滂沛春容率有繩尺故京師之士
從之遊旣而厥配蕭安人卒功甫乃以例歸至乙丑始拜
戶部主事功甫爲主事也持之以慎勵之以勤絕弗爲矯
抗凌諱之行以故督儲於通城收糧於德郡徵鈔於商賈

給衣於軍士所至綽有善聞正德己巳轉刑部員外郎庚午晉郎中尤以持法平獄爲心雖權貴亦所不避於時逆瑾擅政鉗制衣冠而法司尤甚會有寃獄瑾必欲寘之死功甫廉得其情釋之衆莫不危功甫曰吾豈以人命媚人耶後第奪五月俸尋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其正蓋如此功甫爲僉事也益樹名績而又留心案牘故常兼署諸道事至迎刃而解畧亡留難撫巡才之辛未霸州盜起逸於湖功甫率兵禦之俘獲五百餘於是馬中丞妻女始皆全活以歸乙亥擢本司副使適郴桂寇作撫鎮檄功甫隨軍

征勦有功食三品俸又有彭宣慰者因爭餽金若干功甫
一無所受其人感媿其廉又若此己卯秩滿將北上逆濠
戕害重臣窺伺神器功甫承檄日夕扼守蘄黃閒調度得
宜民恃無恐侍郎吳公廷舉御史毛君伯溫薦陞都御史
巡撫厥地章上不報庚辰當再考績卽有解組東歸之意
辛巳乃遭誣而罷人莫不惜之功甫喜曰是吾志也遂與
鄉大夫士作清平逸老會觴詠自適家事盡付之子弟曰
吾知樂吾餘齡而已毋以是苦我也初功甫號東麓預作
東麓草堂於墓側林松徑菊蔥蒨掩藹時過而樂焉蓋其

興趣超邁弗偶於俗殆非役役塵鞅所能累也嘉靖丁亥
四月晦日偶以疾卒年纔五十有八嗚呼功甫乃止於是
耶夫以功甫之才之行在吾同年中政不多得乃令勿克
躋膺仕饗上壽所謂天道者竟如何哉元配蕭氏同邑大
尹祓之女贈安人繼配姜丹陽鉅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
泉蕭出太學生雅飭而文娶丹陽孫氏堂之女次泰側出
幼未聘女一亦蕭出適同縣學生鄒膾宋忠公之裔孫男
一人楨孫女一人定姬俱幼泉以卒之年十二月辛酉奉
功甫柩與蕭安人合葬孤塵山之東原乃縗絰走南郡奉

其從兄均州守蓋所狀行實徵予銘墓蓋予與功甫在同
年中雅相知其奚敢辭狀稱惲爲梁相國子冬之後在宋
有諱文者登王會龍榜進士家世武進文後傳七世曰士
興者 國朝歸附士興次子曰克仁者功甫曾大父也曾
大父生昶嘗出粟賑濟 詔表其門昶第三子曰肇號存
省者功甫之父也以功甫貴贈如其初官母謝贈安人嗚
呼睹茲云爾者惲之世可謂遠也已矣況其積德勤修代
不乏人而有弗興者乎是宜銘銘曰 不特昔人云古與
維惲之先自漢則光施於家世厥發彌昌絜我明興綽楔

載彰爰及憲副允矣郡望階登三品功著湖湘胡年未至
飄然故鄉我山我水以咏以觴維天不弔哲人云亡道與
時忤壽靡德償我躬弗恤我後則長孤塵之原松栢蒼蒼
吁嗟功甫有固其藏也甫貴顯成其厥

大父主師嘗出粟銀幣一詣其門咏餘年曰
與昔一國博觀州士興定年曰京山昔也甫曾大父
育籍文清登王會謝謝謝士家世海越文彩轉出世
半中繼聯珠其笑短翰飛翰動為樂時轉年冬之
其欲只世賦守蓋飛飛於寶端于論德端于與也甫

京不
明誥贈淑人蕭氏墓誌銘其同年貴翁羅琦

宏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輝進士巍妻蕭氏諱愛卒於
京師之邸舍其明年四月巍得例請因以其喪歸葬常州
府武進縣通江鄉孤塵山東之原卜八月十五日抱男一
人泉女一人玉秀視窆將發泣曰巍必使後知有吾妻名
不然巍負吾妻也卽爲書述其曾祖康五祖彥規父祓母
趙氏祓起冑監知東苑又知藍山晚乃得淑人因以愛爲
名且教之讀故淑人知書嫻禮爲蕭女冠暨十五歸輝輝
方迤邐不久遭舅喪遇火災不可以家徙江巷田廬廬且

再燬不能輒廬至葺茅溝塍上以居安若高堂奧室無病
色惟務資遣巍入學宮贄師營學乙卯獲領薦書上春官
遭繼姑陳氏喪能以禮襄其事仍仍多難中尤總眾律下
省嗇其服食惟謹以俟巍歸辛酉冬力主相巍北行巍不
能阻值其臘倍寒舟冰車雪砭傷腠理疾作特甚壬戌巍
登第釋褐甫四日果索席臥臥困益憤憤然猶屈強枝梧
攬泉入懷不置家人奪止之卽復然延至是與巍訣訣已
卒年三十距其生實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三日其訣語孔
哀不忍聞亦不忍述也書成偕其同年貴溪畢汝舟入吾

室泣且拜曰夫人死命也死於客亦命也其無庸悲獨悲夫吾妻以宦室息女入衰門支持且多難今力已竭衰漸起乃不及享且不逮見可哀已惟能圖其不朽庶幾塞吾哀將惟銘是托汝舟亦曰是其度謀審深將不可變終不得讓乃爲銘曰

娟娟柔質辭順卽逆而不顛躓有志有畫密其有櫛如棟斯碣有百獲一以天殞客蒼蒼靡詰所壽幽石

卷之八 明處士惲正甫墓誌銘 心豐心貞 厥父喬 字 出 題

正德丙子二月雪江惲處士正甫卒於家越明年丁丑其子濬持其從叔湖廣憲副惲功甫所著狀泣請余誌余與正甫交三十載矣傷其好禮秉義其壽乃止於此尙忍辭哉按狀君諱顓字正甫世爲常州府武進縣人君居孟瀆河相傳爲漢梁相國惲子冬之後高祖諱士興元末有保障鄉土之功曾祖諱克仁祖諱昶貴雄一邑讀書敦禮爲巡撫周公所重父諱攻君少有美質及其長也貌雖不逾中人而志氣英發遇事多機警且軒豁有器度父曾主區

稅以疎財好施致逋稅至數千金君素厭治生一旦奮然曰吾弗出而任其事則公家督責將以累吾親矣遂控於官號召鄉之豪右并嘗與來往者無間親疎各勸貸其所
有眾皆響應曰既能幹父之蠶吾儕當協助之正甫以是告完家賴以弗墜君外睦宗姻內課臧獲出則友衣冠入則修甘旨十餘年間經理生息日益饒裕舊業復大振矣
君性至孝奉二親善承其懽父與君及長姊皆生同日每歲君必盛酒筵延歛親族燕會經旬乃已比二親卒哀毀
幾不能生塋具罄所藏以治必豐必慎親友弔送至連數

郡兩都士大夫多爲挽歌詞以慰之蓋君侗儻尙義上承
尊官下達韋布之士靡不周助其意氣感人有若此者尤
篤友愛與從弟功甫憲副白首無間言鄉之人或有所忿
爭求直於君君論以理卽聽從唯唯族黨之貧乏不能婚
嫁者飢餒不能出門戶者疾病與患難無所依倚者君皆
賑救之惟恐後與人交誠懇有終始一時縉紳多所契愛
若太宰丹山屠公司徒七峯孫公司空直菴林公每見君
輒忘勢分傾肺腑若有通家之好居常謙約恥自矜衒嘗
出粟供邊當膺仕者冠服君恒不御焉乙亥夏君忽病痿

踰年而卒卒之日聞者無不悼惜曰安得復有如雪江者
耶君享年五十有八娶貢氏武岡州同知冕之女子男一
卽濬孫男二長木聘監察御史孫芳之孫次臬尙幼卜以
戊寅年十二月葬於九龍山先塋之側銘曰
匪質遷以圖而農是力匪佔畢以名而行是飭書稱肯構
易著克家乃振厥仆乃揚厥華亦既有子繩繩福履一鄉
所評允矣善士生日順受死日全歸我豈負人人弗我違
九龍之原山水靈秀有隆者墳昭穆左右洎龐日瀉慨彼
人斯鑿銘牲石永世其垂

明惲君休甫暨配陸氏合墓墓誌銘

邵日寶

惲君休甫既卒之六年嘉靖癸未七月二十七日其配陸氏卒於其季子安陸知州釜之官舍釜奉其喪歸越明年甲申十二月廿四日葬於胥城橋南之原與君合葬先期以工科給事中毛君式之狀來請銘其族父湖廣按察司副使功甫介吾友平樂推官施克和實助之請予以葬之日迫辭焉而釜請益懇乃受其狀閱之其敘君曰君諱禧姓惲氏別號二菊休甫其字也世爲常之武進人其先爲漢梁相國子冬之後在宋有日文者登王會龍榜進士世

居通江鄉至曾大父富四始析而居縣東南之昇西鄉大父繼宗父仲璵繼宗隱於農仲璵號樸菴少孤鞠于兄年三十無子與其配祝氏禱於神而生君氣充神秀見者奇之璵偶違言於兄兄見君於孩提輒抱而喜曰此兒也長必能昌吾家吾弟雖有怨當無宿矣由是友愛如初稍長通經史大義有舉君爲弟子員者璵辭且泣曰吾止一子繼吾當家猶懼不勝豈敢有他望哉有司聞而強之至託跛疾以避焉及弱冠倜儻有志親賢禮士恒以失人爲媿弟祿生而駮旣長父欲弗爲娶君固請而妻焉曰尙氏生

二男一女君當析產以美田廬讓之既而弟日就窶又收
卹之及其沒也撫其孤不啻己出君初遭蹇業嘗衰中自
奮起及諸子長各授之事通商力農夙夜不怠故業加拓
家乃再振謂釜曰吾少亦有志進取汝祖愛而尼焉畢吾
志者不在汝乎遂遣游邑庠數年領鄉薦則喜曰吾兒真
能副吾望矣君性孝雖儉節自持而生事死葬務竭其力
居家嚴重而接人和易纖芥不負人而人亦不忍負之嘗
船粟以還賈人已忘其籍矣君笑曰汝殆遺故券耶還之
如數不失升斗賈人德之爲終身交鄉人以君丁業甲里

中欲奪何姓者里役歸之君君曰渠不自退吾何忍代之
晚與二三鄉老徜徉社中嘗手植菊二本于庭花時相對
引滿擊節浩歌若不知有世事者因以二菊自號然終日
飲酒醉而不亂鄉人燕集必欲致君以爲歡其生景泰庚
午年六十有八配陸氏世爲無錫塘頭里人永樂間大父
以仁徙居武進殷市里父冠好讀書識道理動遵禮法爲
鄉人稱重母李氏陸幼靜專莊重年十六七歸君事舅姑
得婦道祖姑晚喪明在床褥者十餘年陸朝夕量寒煖躬
致服食唯謹力佐家政而尤重於祀先燕客及饋問交際

無失禮二菊君性嚴毅宜人濟以柔婉故終其身相敬如
始歸釜之就學也陸承君意資給尤勤每進之日無負汝
父哉二菊君卒陸哀而致毀下體痿痺比釜舉進士授安
陸知州強之就養逾年疾加篤釜侍醫藥不離側陸麾之
曰是州爲今上龍飛故邸中外使駱驛于館于道汝出善
應之毋以我故墮爾職貽吾憂又戒諸孫曰讀書易做官
難汝不見汝父不遑寢食乎汝今日亦惟讀書勉自樹立
耳不然飽煖以嬉非吾所望也及疾革呼釜曰吾教汝至
此汝宜體哉保育諸兄之孤無使一人失所吾死瞑矣陸

性仁恕勤儉御下能畧細過不事笞罰服麤茹澹老猶不
廢紉綴平視順逆無喜愠露顏面其生正統己巳年七十
有五子男四人鑑娶吳氏鎬娶張氏皆先卒鏊娶張氏釜
娶龔氏女一適張格孫男十一人訓邑庠生誠謨識讚詰
誼諫訥謙語孫女八人長歸陳利次歸張柄次聘莊仲次
邵喬年次吳定夫次王岩其二尙幼曾孫男五人紹芳紹
元紹亨紹德紹祖曾孫女三人俱幼釜爲州能奉其職撫
按旌異將有推恩之典云予旣卒業作而歎曰是可以銘
矣遂次第其狀而系之銘銘曰

維爾嘉偶偕老爲難永譽遐福於子乎觀子有祿矣恨不
具供有官有號而未及封維古有制同穴同室何千百年
銘在茲石

明中憲大夫后谿惲公墓誌銘 金文餘孫應奎

正德庚辰余與毘陵后溪惲公中式禮部公論議慷慨意豁如也一日過其旅邸見公手註杜詩因歎士人得第潛心問學者蓋鮮遂深相結逾年始今上登極賜進士各服官中外不相接者倏三十餘年丙辰春其子太學生誥縑經拜余南都泣請銘公墓因念故交凋謝俯仰今昔不啻落落晨星銘奚可辭乃按其從孫福建參議君紹芳狀敘曰公先世番陽人漢日子冬者爲梁王左相避王莽亂徙蘭陵千秋鄉故世爲武進人宋日文者登王會龍榜進士

官著作佐郎公曾大父諱繼宗大父諱仲璵父諱禧性嗜菊號二菊翁云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員外郎妣陸氏贈太宜人有子四公居季生時里中有東嶽祠曰降子廟廟出一儒生行若飛走及二菊門而忽不見里人盛傳其事若天降云比長從塾師授孝經小學不數月能默誦宏治壬戌入邑庠正德庚午舉應天鄉試第八厯辛巳乃登進士授安陸知州今承天府也癸未丁內艱服闋補均州在安陸適改建宗睿宗獻皇帝陵寢中使駱驛公皆豫戒供具弗慢又陰約束毋使累民工完有白金文綺之賜在均逢

元嶽太和山祈典舉無違禮而中貴人亦敬憚歲饑人相
食公不俟請發廩賑之又晝夜煮糜粥躬自給散全活甚
衆巡按御史張君上其事詔勞以羊酒其他決疑獄興學
校多可法其陟南京戶部郎則清宿蠹足國儲又公暇與
僚友講五經義甚爲尙書歷城華泉邊公所器重郎吏缺
必屬公署焉其調南京吏部司勳郎中則端儀範肅百司
當六載例察京官公協考部簡厥不良惟明惟謹其擢知
溫州府則搏擊豪彊諸不法者禁海舶不得入海生事島
夷有劇盜負嶠多蓄奇貨公設法就擒陰賂千金拒不納

遇積歲疑獄必窮得之治文書恒至夜分海邦僻遠人樂
簡易久益頽廢而公振興之尙書南屏高公作政教十詠
曰崇文教斥異端別善惡恤老弱洗寃獄藥疲癯疏河渠
清海嶠登大有民咸和蓋道其實云公天性剛直不撓方
其爲州人以書生易之公如劔發鏘剗犀革斷蛟龍所向
如意及爲郡則如梓人用眾工審曲面勢不侵小勞而大
體已立諸不便者從而媒蘖之乃調知成都公自知爲人
中傷趣裝就道感颺風抵家遂病痺不果入蜀論者謂公
始終爲張公璉所阨也夫璉公同歲生又溫人也喜附己

初公補均州本以意相忤故不與善地及守温州雖愛公才而未知公之心以故中傷者得行其志此公之所以卒不遇也公生於成化甲辰卒於嘉靖丙辰壽七十有三平生倜儻有大節愛人喜施痛長兄早世與其子一封刑部主事南陽君訓同筆研且撫且教而幼姪識讚孤且貧則賙窮恤匱每有加焉晚年躬自藥餌猶日與三兄西湖君泊諸兄子登眺賦詩雜出詞曲新聲命僮僕歌咏侑觴有晉人風度仲子諫從孫紹芳俱廩學宮擅時譽公獨厭時文汗漫見所作文必句芟字削其後紹芳成進士得公教

爲多猶日夜屬意于諫竟八試不售公又精於星學扣之
多奇中故于利鈍窮達能豫鏡是以志雖或尼而衷不甚
鬱鬱也配龔氏封宜人先公九歲卒子男三長卽誥娶
無錫楊氏繼長洲劉氏次諫娶周氏次謙娶無錫吳氏仲
季先卒女三壻爲宜興邵喬年同邑吳定夫孫男五紹祖
郡庠生娶江陰貢氏紹魁紹登紹慶紹玉孫女二長適黃
有光次適邑庠生孔循義次字白可行曾孫女二未字誥
將以明年三月八日塋公新阡公所營也銘曰
顯晦崇庠天道益謙莫邪歛鏐鉛刀爲銛問學消蓄器宇

併兼補袞黻綬調鼎梅鹽亨衢甫奮逸足遽淹惟其直節
不忍附炎東甌西楚著名介廉知命拂袖蚤歸引恬溪山
風月清簟疎簾胥城菟裘壽藏爰占滬沙龍萃吉壤何嫌
桓桓松栢行人仰瞻我刻銘詩以賁幽潛千載之下于此
考覘

明隱士秋江惲公墓誌銘
嗚呼此惲秋江之墓也君負不羈才雖不侮人然亦不肯
爲人侮趨人之急甚於趨其自急強禦在前利害立至不
畏也務俾柔弱伸氣而後已蓋古之立義不侵然諾者欺
負之徒禁不得肆始從而媒蘖之坐是謗毀叢興羅織紛
然無有甯歲求之君心固無媿也君之沒幾時矣暴益得
志而弱益不得以自存鄉人曰使惲公在當不至此翕然
思君焉古語云蓋棺事定此不可信也哉君諱源字清之
秋江其別號漢梁王相子冬裔也曾祖旭祖敷父曠母曹

氏君少而孤業侵於族已能自直於官府避讐贅於鄒未
逾年泣謂鄒孺人曰吾母惟吾可頃刻去親側乎輒歸躬
犁鋤致洗腆以養母子盡其孝母安其節人兩難之鄒孺
人賢君待之恩而有禮終身不畜媵妾有丈夫子或教之
耕或教之讀隨其才器而成就之今咸有所立家日饒裕
約於自奉而厚於恤人族之賢而志於學者分資給之俾
與若子處曰吾望以昌吾族也吾何爲此升斗惜哉君又
善格理語事後成敗指掌可見鄉人事有不能決者咸來
咨君君徐以一言斷之截然無譁眾推君爲里中正里人

服其條約今無有能易者邑大夫多君信任之事賴以舉
君之行已各有條理又若此也是可專以不羈士目之君
生成化癸卯九月初二日終於嘉靖庚子六月初二日享
年五十有八厥配卽鄒忠公十五代孫軾女子本朮禾末
未末孫男七孫女十曾孫男一其所姻聯皆宦族也朮等
卜新兆於其鄉之梅村里將以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七日
奉君柩厝焉余與君之二子朮禾同遊於庠知君爲稔不
遠乞銘蓋於世道重有感焉不辭而銘之銘曰
君子秉德甯爲厲錯無爲繞指毀之胡悲譽之胡喜君爲

靡疚我辭不詭刻之幽珉庸信百祀時悲善之時喜極爲
發之論蓋外世散重詩賦語不轉而後之論曰

季秋爲計滿余與薛之二于未同幾外率賦詩爲錄不
小辭與外其體之辭林聖訓以嘉許了月十二日十日
朱末蕭長小蘇文十曾蕭長一其洩職經皆宜越出亦得
爭正十得入測出而應出公十正外莊輝文于本亦未末
坐如出與眼其以應二日錄就嘉許與于六日應二日寧
錄之許曰各官辭賦又殊出也最何專以不羅士目之
與其辭際今無詩語易昔曰大夫定律詩五之奉應以舉

先考南陽府君暨先妣趙安人墓誌 男紹芳

先君諱訓字廷學姓惲氏世爲常州武進人系出漢梁相
子冬後曾祖諱仲璵妣祝氏祖諱禧以季子釜貴 贈奉
直大夫南京戶部署郎中事員外郎妣陸氏 贈太宜人
考諱鎡妣吳氏生府君於宏治五年二月壬寅年十九失
怙且家弊賴奉直公教育之得有立性嚴毅踔絕不喜縮
朒浮沉讀書好覽史傳手錄成帙於古人慷慨奇節則拊
髀太息願爲執鞭尤慕諸葛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因
號南陽居士爲邑庠弟子員三十年中遭奉直公太宜人

承重喪暨母喪哀毀如禮坐是業不進侵尋衰暮不遇嘉
靖庚戌以孤紹芳官刑部考績封承德郎刑部河南清
吏司主事服闕恩命十有五年蒼髯裋服郡邑大夫延論
時事悉中肯綮咸推服爲巖穴遺才嘗以所得孤俸金及
戚友辱貶者建宗祀孝享祖考準先儒儀節降拜興俯極
盡恭敬巡撫餘姚翁公大立嘉其事題其堂曰光裕俾垂
永久其詳具載家乘中不幸於四十三年閏二月二十四
日卒于祠東正寢遺命耐塋先塋之左欲祖孫魂魄相依
附云娶先妣封安人趙氏同邑處士湘之女其先爲宋

魏王德昭後以宏治四年八月生安人仁厚端淑慧而不
露年二十歸我府君不逮事舅故事姑極孝姑有季女鍾
愛嫁時當孤疴疾醫禱不具而捐簪珥以佐嫁資相府君
五十餘年服龕茹淡者十之七也晚歲有盜至弗及避盜
詰其詞質舍之去鄉黨咸曰有德之報先府君一年卒爲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子男二人紹芳登丁未進
士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紹元郡庠生孫男九人應
龍應翼應侯應昂應雨應蛟嗣從叔紹祖應中應轅應明
華以府君卒之年十有二月乙酉吉日紹芳兄弟攀慕號

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孤又無所
肖似不能顯揚萬一敢敘次姓系官闕志業梗概刻而掩
諸幽昊天罔極嗚呼痛哉不肖紹芳泣血謹志異代人諷
嘉慶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辛巳二人雖苦登下未幾
歸其國習會之法勝黨淵曰有蘇之勝洪初等一卒卒欲
正十翁半祖翁故幾善十之十出則謝育益至弗及幾益
愛被胡當庶哉寒暑不具而能醫匪以卦教育歐祖等
聖年二十龍拜取等不數事與前事故蘇等故育幸其
慶王嘉聖等以安詳四半八月主安人二則謙路慧而不

隱君惲公正求墓誌銘于無業台不計賀誦寬
士之膺高爵厚秩焜耀當世往往無所建立歿之日其子
孫求名公卿銘其墓表其神道樹之豐碑以章懿行未幾
偃仆荒煙蔓草中卒寂寞無可稱道其有經明行修卓犖
不羣者所急宜表章者也以予所聞東山之麓正求惲公
者庶足以當之夫惲之先自貞道公避世隱居迄今六十
餘代子姓雲初科第踵接散處曲阿金沙毘陵者數十百
族而孟瀆發源稱最盛公世居武邑西河巷其先世祖樂
耕公諱旭行二始卜居於此六世祖岳號守耕更營建室

堂行三故稱三房岳生涵涵生二子曰策曰東東號松坡
爲公曾祖娶孫氏生六子公之祖諱燦號後坡行四年三
十有九而卒配陳氏爲少陽先生後裔生二子長諱達孝
號振魯次諱達可號時行振魯公卽公父也年五十有一
配蔣氏享年七十有七嗟乎公之喪父也年方二十母夫
人則已五十矣恪遵慈訓善於營殖不數年家漸饒裕後
乃習吏事以功曹筮仕寬以濟猛左右周旋多所平反里
中事無巨細得公一言爭端遂泯終公之身無雀角鼠牙
之釁公好施遇貧乏貸之百千無難色不能償輒焚券復

與之至再三終不爲德而公且阡陌日闢堂構日新矣痛
事父之日少且不獲厚其終故於母夫人之壽也必隆其
儀於母夫人之墓也甯踰於禮一時姻戚宗黨弔祭雲集
輓車就道送者絡繹奔赴可謂一時之盛至其創宗祠以
妥先靈建石梁以便行旅義方訓子恩勤睦族誠盛德君
子哉配睦氏爲昭符先生之裔幼失恃父百朋先生教以
孝經內則事舅姑以孝聞翁早世姑性嚴肅相夫子以敬
恭生三子長曰國龍社庠生娶曹氏祖庇公女繼娶沈氏
次曰國鳳娶鄭氏文卿公次女又娶陸氏貞甫公次女三

曰國麟娶驍騎將軍秀川張公之三女相繼卒公女二長
字鄭爾寅未嫁而殞次適邑庠生謝崙孫男八長維楣娶
徒邑孫氏次維模娶孟城巢氏三維樞娶謝氏麟仁公女
維機維標維桓維招維權皆未聘孫女十一長適丹陽邑
庠生姜文俊次適鄒堯章又次適謝駕天又次適程某某
又次適巢士國又次字丹陽張大魯餘俱幼未字曾孫三
繩爨繩耀繩燿公諱端初字景星號正求生於明萬曆丁
未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辰時卒於國朝康熙甲寅十
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午時壽六十八孺人生於明萬曆丙

午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申時卒於康熙辛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未時壽七十六今卜合葬於小河先塋而爲之銘銘曰

世德作求萃其窀穸惟公尙志盤桓泉石令德居貞以大厥聲俾爾昌熾兆茲後人小河之壤土厚泉深大江蜿蜒鬱鬱佳城蒼松拂雲白石嶙峋公其埋玉歛骨含魂千秋百世同穴同衾下臨天光上載地德生氣聿乘仁人安宅

許州判官守谿惲君墓誌銘
君名誥字廷恩予同年成都太守后谿公諱釜之長子也
后谿少爲諸生蔚稱翹秀庚午領應天鄉薦第八人既登
辛巳進士歷楚之郢均二大州地腴物阜權貴乘傳而呵
者多氣餒虐人因以索賂守是州者持法過峻卽藥以危
禍不旋踵君侍父側從容諫之不激不阿事不至害其後
后谿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尋遷吏部郎中再遷温州守
改成都守所至立威名洗弊政有不便者因申以讒公未
老而慨然上印綬旣歸而病旣病而遂巡不復起矣遺芳

餘烈迺於子乎繩之君自入上舍多文采試於吏部銓判
許州許大壤君矢心清白思振其家風曰吾爲小官而齷
齷以從事辱吾親也州有吏賂讓之同官一不染指察獄
議讞多惻隱之心人稱其厚監兌小灘會合惟謹部使者
嘉其廉深爲之獎連歲勞積疲於候人迺於道路得脾疾
壅膈不治竟沒於官其在家也篤厚人倫惟以孝親爲事
先後綜理家務兩遭大母母宜人喪竭力襄事不敢重煩
其大人仲季弟亡收其孤孺已未有子仲出者爲繼旣而
有子待繼者同已出里鄰姻族告匱量出所有資之已常

不足而急人之急常若有餘族人子弟未知學延師聚之
教以讀書在官臨終之日囊有餘金百兩分致所親疏其
名氏以歸皆厚道也君生於宏治乙丑十一月廿有三日
卒以嘉靖辛酉十月七日明年歸櫬於故廬又明年甲子
正月八日祔葬於后谿公墓側先期君從子福建少參君
光世持其手狀來告曰太史通家願有銘也余惟古之人
言念其舊殫楮助事哭之於野瞻烏興懷后溪之亡余以
事左不能盡心焉今銘其子益又悲也君配楊氏繼劉氏
子男三長紹登仲所出也聘龔氏次紹玉聘白氏次紹昌

未聘女三黃有光白可繼其婿也女嫁白者劉抱族之子
幼未字暉之世自漢梁相國子冬避亂居蘭陵爬斗山下
子孫世為常之武進人君享年五十有七別號守谿銘曰
鳳之棲驥之展豈不材也斷之代履之奠承有考也主撮
恥效寥廓思翔志乃大也時命有逆景促而歸生有涯也
於呼傷乎其斯以為賢乎

晉以龍首早集出青坐外次帝立其十一日廿三日
其以龍首其官滿殊之日其以金百兩長其龍其
不且而急人之急常許其利其人午後未暇學其詞其

明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少南惲公贈張
惲公 安人封黃安人合墓墓誌銘其言劉陳文燭事公
武進有惲氏故族其最著者少南先生世番陽有諱子冬
者仕漢梁王左相後徙蘭陵千秋鄉卽今通江故世爲武
進人宋有諱文者登進士官著作佐郎傳至國朝五十四
世而至三菊公爲先生曾大父諱禧以季子釜貴 贈奉
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妣陸氏 贈太宜人生子鎡鎡
生訓爲南陽公以先生貴大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趙氏
封太安人承德公有隱德不仕慕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因

號南陽居士爲邑庠弟子員三十年生先生先生穎敏絕倫長老見者咸大奇之謂大憚氏者此子也而先生遂以舉子業爲學使所賞拔先後與薛仲常齊名於時配張氏與先生爲結髮相得驩甚踰年而卒先生哭之痛終身談之輒揮涕也文敕贈安人丁未舉進士選比部郎先生精於法律每以政暇攻古文詞與濟南李于鱗太倉王元美華亭袁履善結爲文社時人稱西翰林繼配黃氏以先生考滿 敕封安人助先生廉潔慎于其官陞湖廣僉事分巡荆西駐劄沔陽荆西轄承天德安二府承天肅皇帝湯

沐邑獻皇帝后寢園在焉先生春秋奉祀弗懈德安造景王府第上遣中貴人出督視帑金如泥沙先生力爲節省始與中貴人不合後知先生介直竟以不忤荆西三載廉靜寡欲荆西之民感焉皆黃安人內助爲多也轉福建參議甫二年而歸田矣時撫按臺諫當大察時無一言及先生緣承天守某多機智善乾沒傲上官其後倖遷而按臣論罷乃反噬于先生同里董某權佞在顯位先生所稱一爲史官置產鉅萬者百計罷先生官而先生素寡結納任其甘心矣黃安人趨治任西歸謂先生曰君性褊直宜

有此矣林居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往往與相知者坐
花醉月或至達曙暇則好讀書鬻書無論今古得必讀讀
必盡帙性厭檢束圖籍每散闕損污被鼠蠹蝕齧輒自扼
腕不憚者數矣里中唐應德名士也先生官閩時執弟子
禮甚恭後進有才華者折節交之且引以爲賢于己所著
有少南文稿若干卷先生解組歸時封公與太安人尙健
黃安人相先生曲盡羞者兩尊人七十召客至旬日安人
躬治醢醢殺烝不懈比其喪也哭盡哀相先生無違禮又
銖積寸累出橐中裝買田宅于父塚之旁歲入不輕費一

穀聞以假貸戚屬營什一之息先生正德戊寅二月十七日卒於萬厯己卯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二張安人生正德辛卯某月某日卒於嘉靖己亥二月二十八日年十九黃安人生正德辛巳五月初二日卒於萬厯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年五十四子男七女一應龍邑庠生娶顧氏先卒應侯太學生娶胡氏應雨太學生娶蔣氏女一適白介壽皆黃安人出應蛟奉祖命繼從叔紹祖後娶金氏應轅娶孔氏側室單氏出應明太學生娶周氏應筠娶荆氏側室劉氏出孫男九厥初邑庠生娶褚氏篤初娶董氏

敬初聘王氏南初聘毛氏本初聘卞氏令初霖初念初毅
初俱未聘孫女九一適太學生李邦柱一適吳宗逸餘未
字卜葬以丙戌歲十月初十日墓在大甯鄉白茆塘之新
阡初張安人葬祖塋殤地應侯等起而合葬乃其首內向
于葬法爲倒五十年來與先生同穴而正其首邱孝子之
用心也茲亦先生之意歎應侯泣而請銘銘曰萬想即
函三而一者藏也視履而考者祥也有後而大者昌也

子以卒於萬想五甲六月二十八日卒六十壽二歲安人
以葬於祖塋開營廿一之息決於地五歲於寅二月十

余也緣守與同里董某有連某多文巧宦年幾五十求爲
太宰倩陰操部柄語客曰余固知憚子然余爲郢守釋憾
不得不因其瑕釁而遂忍之是時分宜當國政以賄成余
又素寡結納官遂去居林下三十餘年不問金穀惟與五
七搢紳爲高會坐花醉月或至達曙暇則好讀書鬻書無
論今古得必讀讀必盡帙然性厭檢束圖籍每散闕損污
被齟齬輒自扼腕不懌者數矣歲乙亥右足腫忽麻旬月
延左足上逼心腹度已在死法中戊寅至己卯夏愈劇召
謂長子應侯曰陶潛自挽杜牧自誌吾敢希前賢哉第吾

行不敢當名筆女力不能求名人倘吾一先朝露填溝壑
卽以吾自述者書於羨中仍梓之木以告知者

世之明少南惲先生墓銘

吳可行

右少南先生自誌於墓之文也夫爲文難矣知文尤難可
行非能爲文也曾窺古作者又奉教于前聞人稍似有識
焉而人不吾與也竊以自疑公每得鄙文口贊之如逢人
說項也手錄藏之如中郎之祕論衡也公故稱能文者可
行又竊以自信乃者公之子應侯應兩衰經詣予荆溪山
館以誌銘見屬出公所自爲誌長跪而請曰吾先子恐不
能得先生之筆也倘辱憐而許之亦猶先子之志也可行
感懷知己詎忍辭哉然而自誌不可易也而銘則不可少

也深惜麟亡輒成貂續云爾銘曰西長出而濼泚不百少
謂公之生平盡於自誌之詞耶通人實學弗庸于時棟世
上材弗究厥施董董乎其不伐粥粥乎其如遺謂公之自
誌不足以盡生平耶止焉或尼言也特明若曰無尼之者
當樂而行學爲締繡才以經綸夫旣弗克行矣珠含玉韞
其何以呈爰著驕勞之狀因攄憤懣之情於乎嘻嘻古云
身隱何用于文公乃文之而返其真高山巖巖流水沄沄
鍾期猶在可俾沉湮爲勒銘于元室公獲附于青雲千百
世之後藉此而譽益尊

繼配黃安人壙銘

安人黃氏者武進人福建左參議惲子紹芳之繼室也惲子始受室張氏踰年己亥卒再踰年辛丑繼室於黃癸卯忝計偕丁未成進士授刑曹郎庚戌考績封父如其官母趙安人張洎黃中贈封皆安人辛亥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乙卯擢今官黃安人兩地偕行在楚時惲子當按鄖郢郢爲獻皇帝后陵寢所在鄖藩封國除復鼎建景王府中使部使者冠蓋結轍於道兩郡事勢埒某迂勞奔走罔晝夜間安人獨居沔陽生女被疴疾惲子弗子弗違

內顧數月安人病愈衙舍肅如閒取薪水非州衛正官門
不輕啟閉三年如一日在閩值海寇薄城惲子分轄延邵
假守閩嶠扼寇所從入安人饋餉駱驛雖心憂之而戒家
人曰毋畏已而惲子與寇幾遇僅免尋報京謫以刑曹故
惲子曰某待罪曹中未有譴也安人曰君性褊直宜有之
矣趣治行西歸是時舅姑尚健安人曲盡羞嗇辛酉舅姑
躋七十召客至旬日安人躬治醢醴殺烝不懈比其喪也
哭盡哀黽勉以佐大事無違禮家故貧居官俸入仰爲饑
糧又素厭肤篋緘滕扇鏞安人銖積寸累出橐中裝買田

宅於父塚旁歲入不輕費一穀閒以假貸營什一之息辛未長子應龍不祿安人哭之悲踰年婦亦卒愈益悲甲戌遂病肺不飲食其冬十二月十有六日竟棄諸子距其生正德辛巳壽僅五十有四不獲偕老嗚呼痛哉惲子生懃不諳時俗安人多所救正少有乖迕必直言盡規乃今喪我良朋昊天不惠降此鞠凶嗚呼痛哉謹卜地於白茅里甲山庚向埋玉得吉同穴在茲安人所出子女凡四人應龍庠生娶顧氏父鬱林州同知起綸應侯庠生娶胡氏父太學生綜應兩娶蔣氏父庠生良材女一適白介壽父汀

州府判官側室單氏劉氏子各二人應蛟奉祖命繼從叔
紹祖後娶金氏父邵武守九齡應轅聘孔氏父泮應明聘
周氏父鴻臚寺司賓署署丞良金應筠未聘孫男女云云
銘曰嗚呼天下無難事難於處始難於終故曰白雲里
臣勞王事交謫於室之子相夫潔廉自律士而謀道內顧
曷卹之子宜家中饋貞吉樂羊機斷少君養汲自古則難
於今孰匹劔化鳳飛倏焉若失百歲之後與子如畢其生

木其于飄蕩不蘇父人哭之悲備乎誠亦卒愈益悲甲寅
子其父冠喪故人不至獲一窺聞以錫資營卅一之息辛

之曰明少陽惲公墓誌銘曰益發不歸於美吳中行

惲爲吾邑故家著姓至閩參藩大夫少南先生稱宏覽博物而先生之猶子貢士君遠卿亦能強記多聞庶幾紹詩書之業而衍其緒者余昔事先生而知其有難弟也今又辱交於遠卿而知其有哲父也蓋爲少陽公云遠卿善治經不善治生數奇一第壁徒四立公卒之日無以爲殮藉館中所餽口者以附于身公卒旣三年無以爲墓俟田閒所卒歲者以附于棺傷哉貧也迺匍匐涕洟臨而請於余曰孤不孝不能遂吾父之志所徵惠以不朽吾父之骨者

先生幸哀憐之余謝不敏而又辭不獲遠卿自爲述其事
行者詳哉言矣按公諱紹元字光國而少陽則其自號以
志終身慕也其籍武進自漢梁王左相子冬始其遷胥城
里自繼恩始傳若干世至二菊翁以季子貴無封奉直大
夫南京戶部署郎中事員外郎翁生鎡鎡生訓訓封承德
郎訓生子二長爲少南先生而公其次也公生而穎年甫
弱冠習載記家屬文時能以縱橫發其意爲諸生翹楚時
裁菴楊公督學所校士鮮當其許可者列公高等而亟獎
之曰奇士奇士譽日起志日益銳下帷修業衣不釋帶枕

不帖席者踰年自是他督學者繼至亦輒褒嘉置高等及
五上京兆府弗售而齒幾艾矣會遠卿補邑弟子員公慨
然曰吾筆耕研菑業已勸奈何日操鉛槧校菽甲乙爲也
姑以有秋俟吾子乎遂投牒告休督學者廉其才惜其年
又重違其志也特下檄獎之以復其身公寬然長者又篤
于內行其事親以孝聞其待兄弟以友聞至其待諸子姪
以慈愛聞乙巳歲大禮公日奉承德公于家空囊懸罄至
質衣鬻器以給旦夕咄咄無所出則擷籬豆野蔬以進二
尊人甘之若滫瀡躬且計口并日食木絡草茹時時齒頰

聞也迨少南先生以仕顯祿養而公之孝益篤承德公卒而事叔父龍潭公及事伯兄少南先生亦如之暨視諸從子輩又無不誼殷殷曰吾父歿見吾叔猶父也曰吾兄歿見吾兄之子猶兄也公雖醇謹依於厚而義所激則毅往力任不少沮再從弟某爲人所齟齬幾斃於獄窘甚公躬馳面折當路者迺得脫是公於其幾死者生之也同祖弟某業賈蕩其資亡命他所不敢歸公遇之途亟挈之於家是公於其旣亡者而收之也承德公作譜立祠以追遠勗塾設倉以惠宗祊公皆力贊成之俾貽之世世以道義相

先而獲免於死亡者莫非公生之收之也其以仁孝之心
勇於義又如此公幼讀禮生平以禮裨躬又以禮教子不
踰矩矱更不設町畦與人務折節下之卽僮豎臧獲悉濡
忍煦育惟恐或傷之也遠卿試於學使者嘗一再褒然首
也公不爲喜又嘗屢上京闈再入國學戰凡幾北矣而公
不爲愠蓋其中必有以勝之視聲利之途泊如也當隆盛
時郡邑長有以少南先生故欲得交歡公公惟卻執守拙
曰人雖巧天其謂何卽簞瓢韋布夷如也至其晚歲編茅
卜築結數椽於舍陂池環匝竹木蒨鬱誠有如仲長公理

所稱者公晏遊兀坐於其間一觴一咏蕭蕭塵壒外閒讀
子史并裨官逸編以自怡悅尤善書少宗沈度趙承旨既
習狂素課督子孫雖音叶字畫靡不一稟於正遠卿居城
時迂公於城而公則安於鄉曰吾愛吾廬耳公之家故貧
不以貧嗇親之養公之家踵貴不以貴起家之貴蓋其恭
謹有徐孝肅之行焉其廉潔有陶靖節之風焉卽終靳於
顯榮乎而公固已浮漚泡影之矣公生于嘉靖元年壬午
五月十二日卒于萬曆十七年己丑四月十八日享年六
十有八遠卿擇吉于萬曆二十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

卜地於子胥城之中以葬余既志之而系以銘銘曰
父何以遺子兮式穀以貽後賢子何以顯父兮殖學以俟
逢年余何以慰子而不朽其父兮千秋百禩視斯言

世襲弟婦孔氏壙銘
紹芳

蓋孔氏與余家世爲媼云孔氏宣聖裔宋南渡徙家於淞
至教授傳心徙吳占籍邑之西南而余家自通江析居永
勝始祖卽娶於孔迄今若干世遞爲媼者凡三弟婦其一
也父曰處士公賓母吳氏生爲仲女年逾十有四而先承
德爲余弟紹元委禽焉甲辰歸於弟乙巳舉子應翼己酉
舉子應昂己未舉子應中最後有身忽忽不擇屬先安人
下世弟婦素當安人心哭之慟又力疾治饋醢菹芻饋奠
遂大病雖身免而信宿殆矣舉家哭之哀距其生丙戌僅

得年三十有八也悲夫悲夫弟婦天性辨密理內職井井與奴婢同甘苦弟數蹶場屋翼子幼有資性弟婦乃謂弟曰吾聞而兄而師也而大人教之以有今日今而齒壯矣曷不法而大人急課而子邪弟曰諾遂取余幼所嘗讀書授翼讀弟婦仍篝燈躬自課督又以其間辟纒佐餉費不倦屬海寇起蹂躪內地氓黎爭徙城弟家具寡弟婦顧篋中裝惟書悉載以行恐失片裘居恒愛惜散楮卽一赫褫不忍壞翼子旣冠有聲膠庠博記羣籍余每誨以治心究所進未可量母有力焉烏乎人患弗子子一賢足矣旣多

育而又以子死使若婦若孫皆不及見翼子每語及淚箴
箴下也初藁葬淺土垂十有五年乃改葬先祖塋之側翼
泣請銘銘曰

祖於是孫於是歸其居永厥祀尙俾嗣人昌而熾銘以垂
之猗維伯氏

小序 冢子邑庠生應龍墓誌銘 長 紹芳
毘陵有憚子曰節吾者以嘉靖甲辰生大父承德公名之
曰應龍字辰孫一字伯言父少南子曰紹芳母前 贈安
人張封安人黃自曾大父大父父洎生世爲長於宗法得
爲宗子然生生而尪羸言呐呐不出口從其父於南太學
於比部於楚臬於閩讀書強記年十五爲邑弟子員以病
廢居恒不樂惟學書不繇師授小楷直逼晉唐其志猶欲
有所樹弗遇佚前人也始日者謂生歲行在辰將去生積
憂不解又善懷數夢鬼神事以謂其弟應侯應侯勸之藥

重淵于嗟乎其天

其明封行人司行人繹思惲公暨元配蔣孺人合葬墓
世所重於士君子者非徒身顯名立要在潛養閭修不忝
前人貽範來裔故足述也以今觀於惲年伯翁殆其人歟
翁諱應兩字潤叔別號繹思常之武進人世居邑之通江
鄉後徙永勝西曰上店里自漢以來歷五十六世是爲公
之高祖二菊公諱禧以季子釜貴贈戶部員外郎曾祖敬
齋公諱鎡祖南陽公諱訓封刑部主事父少南公諱紹芳
嘉靖丁未進士仕至福建參議前母贈安人張氏無出母

封安人黃氏舉三子公其季也公生時少南公爲刑部郎
繼歷楚閩藩臬皆攜之官少習舉子業卽得其解顧善病
數奇棄而究岐黃之術頗窺奧旨書法入趙文敏妙境奉
少南翁四始之訓游太學以勤慎自勵聞父病造歸獲視
含歛少南翁守官素廉林居二紀復專意攻古文詞不屑
問家產事公所受產僅屋數椽田二頃聊足自贍所幸者
內有蔣孺人拮据節約交相勗勉外則聽長兄學思公總
理敬事之惟恐少有拂忤致啟旁人觀隙加侮也尋苦眩
疾杜門檢方歷三載乃痊復入南雍益專志攝養謝絕交

游屏除嗜好卽父執中有登崇膺者公執世講禮甚恭一
見外絕無所關請諸當事益器重之肄習期滿大司成嘉
其自無過罰亟稱勤慎必宜於官而公殊無意仕進僅欲
隸籍青衿稍持門戶以未盡埃後人耳歸而兩更徭役游
厯嫁娶益窘乏不支時與蔣孺人相對歔歔割服物田畝
以償逋負獨課諸子誦讀則修脯餼廩必竭其力日夕冀
有成立以酬已光裕之夙志也庚寅伯子入黌序甲午舉
於鄉甲辰成進士丙午授行人遂偕蔣孺人就祿養日吾
產於斯土今重遊以觀風物亦足自快矣未幾伯子奉

上命冊封魯藩奉以歸里丁未伯子再往返於京師里居侍養稱觴慶六十雙壽旣以滿考疏請得人賜封公爲行人族里翕然頌善人之獲報伊始也公蚤歲多病至是益矯健如壯齡人郡大夫採輿論延之賓筵公堅辭始一赴之人始識公面目蓋寡交簡出自其天性居恒閉戶獨居問與舊交爲花月之會亦不隨俗務豐腴顯者見訪惟令伯子一報謝之與人交不能設一欺誑矯飾之語值侵侮者恭謹退避置不與較久之卒相信服不復爲難也御僮僕絕無怒譴惟勤訓誠自舊職役外不多收置伯子居母

喪服闋當補曹郎任公趨之行曰丈夫樹立須及少壯奚
負隙駒爲也伯子欲行心動輒復中止不意公一疾數日
遂爾長逝逝之先一日尙檢方書曰姑服此以聽天數諾
子方訝之乃越一日瞪視諸子似欲有言而漸以瞑矣公
殆自覺其數之有定而愴然乘化不以去留動其神識者
歟元配蔣孺人先公四年卒父爲文學懷溪公良材母董
孺人早世鞠於祖母張秦兩孺人事之曲盡孝謹終其身
稱兩祖母不置也年十九歸封公事翁姑克盡婦道姑黃
安人操下巖獨孺人善承意旨兩尊人喪塋襄贊惟謹當

封公之游雍病眩也孺人佐其儉素調其藥食總攝家柄不令少有煩擾蓋久而彌篤焉孺人多產亦多不育育者又復多病孺人扶抱調護不遺餘力課諸子讀輒口誦其幼所受書正其音解其義塾師訝謂孺子何穎異不知帷中之訓先之也比伯子獲雋登仕版諸子相繼游鄉校二女皆得所歸孺人持朴素督緝績無少改於疇昔或勸之就逸則曰吾樂此不爲疲也宴會戒殺生一御鮮衣輒笥而藏之曰吾不相習且爲後人惜福耳伯子兩奉使命侍養日久孺人趨之行曰士未第如處女不得少有踰越

服官如女已作婦當任家事豈得偷安伯子勉應北行一
女亦隨翁之官江右未幾孺人疾作或以子女不及侍相
慰解則笑謂曰子從君女從夫義也吾正以此爲快孺人
之卓識去世俗遠矣封公之以退讓持躬善教昌後謂非
得良配以宏贊助之力居多也耶封公生於嘉靖庚戌年
正月三日卒于萬曆乙卯年五月十八日享壽六十有六
孺人生于嘉靖庚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辛亥
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二舉丈夫子四人長厥初甲
辰進士授行人晉戶部主事娶褚氏郡學生豫初公國榮

女次篤初郡諸生娶董氏孝廉震峯公言詩女次敬初郡
諸生娶王氏梧州府二守和鼎公士梅女次南初邑諸生
娶毛氏邑諸生寅所公辰女女二人一適國子生吳宗逸
贈翰林院編修從菴公同行子公撫兄之遺孤而爲之婚
嫁者一適國子生薛憲龍考選山東道御史純臺敷政子
孫男八人厥初出者三翊郡諸生娶吳氏廣東憲副純所
公元女翊翊未聘篤初所出者三翀娶吳氏孝廉聚所公
宗奎女翀聘鄒氏景心公大第女翀未聘敬初出者一翟
南初出者一翥俱未聘孫女四人篤初出者一敬初出者

二長適江陰黃繼亮孝廉楚圻公通子南初出者一俱未
字曾孫女二人翀出未字厥初等將以丙辰年四月二十
二日奉封公柩啓蔣孺人兆而合塋于白茆塘少南公塋
之穆以蕃同舉鄉闈于伯翁有猶子之誼乃手勒封公狀
及純臺薛公所爲孺人誌命蕃撮其生平懿德合誌隧中
之石而爲之銘蕃惟封公幼承家訓志切顯揚長以病奪
而甘爲隱遯老以積德累行而稱善人于里膺天寵于
朝繁衍昌明于其後人偕老考終存歿甯順可謂體備令
儀享有完福垂世楷模作人標表者矣是宜爲之銘銘曰

萬石家風著醇謹青史垂規名不泯由漢逮明慶貽惺六
 吉惟謙持百忍相莊媲美成高隱純素自保與道近歛然
 冲兮衷無愠清修式懋立標準留餘襲祉綿以引百千萬
 祀遵遺畛之設蕃社佳公世承宗廟志以顯其具以顯其

又蘇臺朝公祖為燕人請命蕃社其坐平雙廟合前澤中
 之塚以蕃祠舉殿圍于由餘存餘于之西改手臨佳公州
 二日奉佳公神習獲歸人洩而合鑿于日讀書之碑六卷
 平曾將文二人輶出未半測厥終繼以所風平四民二十
 二刻通山刻黃嶽高峯瀛壖世公靈于前臨山符一懸未

正正椒原惲翁元配孫孺人墓誌銘
孫允恭

孺人余叔亢先翁之季女次乾弟之胞姊也性至孝自幼
寡言笑叔嘗撫而喜曰汝若爲男必同養志曾參矣及笄
適鄱陽惲氏一以其事父母者事舅姑焉姑陳孺人割股
孝婦也祖姑楊太孺人欽旌節婦也盛德之後殊難繼起
而孺人婉容愉色三十餘年靡不盡道暨姑病日夜侍湯
藥撫摩痛癢不歸私寢者累月姑疾革孺人哀毀骨立死
而復甦因成怯症奄奄數年而卒跡其生平孝慈嫻睦貞
靜幽閒誠克嗣陳孺人楊太孺人之壺德者非若尋常婦

女克儉克勤止以女工中饋稱也孺人雖不讀書識字而相夫子以宜家忍人之所不能忍故余叔公趾翁目爲女中丈夫云孺人生於崇禎丁丑歲三月初十日卒於康熙辛未歲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五生三子長名文熹次名文蒸三名文熊二女長適吾郡朱氏次適吾邑周氏壬申冬將卜葬於祖塋因爲之誌而銘其墓曰

誠人惺氏
婦司內職惟在德馨克孝克順乃炳丹青孺人天性姑志是承兼相夫子內外攸甯慈和靜一端重幽貞胡天不祿五五殞身賢名不朽與石同存師闡範者敬誦茲銘

清風愷菴惲公墓誌銘
公之爲人
祁復亭

吾鄉愷菴惲公善士也世居西河巷高祖炬公以故宅讓諸昆季徙宣莊家焉歷四世至公而業始大公固長於才而以敦本爲急事二親始終盡禮公爲亨大父行大父嘗謂公曰吾秉性肫篤略與君同而承歡門內自愧弗如也居鄉好施與游情無狀者屏勿與通曰吾不能助彼游食費有緩急而窘於資者輒解囊無吝色以故吾鄉雖介僻左而人習勤朴比閭往來無睚眦小邨蓋公之德化爲多公本孟河名族族多豐於財有祖祠在孟城西北隅歲久

傾圮襄事者艱於經始未及葺也公慨然倡捐而族人亦起成公志逾年而祠廟新焉其訓於家也約束子孫必以法曰吾弗克以經史教後人其忍令愚而多過也因倣顏氏童蒙諸訓勒石置壁言言諄切至今爲公後者咸循謹有禮意嗚呼世固有素封之家罔思植德垂後徒擁其金玉錦繡以爲子孫計而墟墓委於荆榛祠宇夷於風雨曾不過而少理焉彼以子孫忘其祖父而後人亦罕有念及其先者卒之紈袴膏粱轉眼銷歇其鄉人方指以爲戒而詬厲之無已時也然則公之爲慮深遠矣公諱鶴生於康

熙之戊辰年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七德配鄒太君與公同年生婉婉淑慎克以勤儉相夫子以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九舉丈夫子四長文明次文魁次文彬皆先公卒今擇於丙申十二月五日合窆者季君文雅孫玉馨玉山玉璋曾孫貽曾貽耕隆曾紹貞也亨生也晚分居姻末何足以銘公而公之敦行善後與所以風示吾鄉者是不可以不誌銘曰
維此祖塋天立宅兆積善而昌斯言非杳大雅不作奕世誰師凡我鄉人視此銘辭

皇清勅封文林郎浙江富陽縣知縣惲君墓誌銘

張惠言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違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
爲梁相後遷於毘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毘陵人君
之支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祖燮臣考
士璜妣錢氏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
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上惟惲氏自
漢子孫不他徙能誌其祖居墓至於今不婚楊氏君所居
曰石橋去黃山十里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里教三子

治儒言行爲人好善而疾惡持之甚嚴辨取與甚力不逐世法不取虛美獨行已志而已患濕疾以嘉慶元年十一月辛酉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十一月戊辰葬於祖考兆南左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屢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不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敬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爲知縣非敬所願請於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卒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之成而君於是死矣惠言與敬交最久今年春以卜

葬吾母先請銘於敬敬許之矣未及爲而居君憂嗚呼吾
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予銘君之墓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
字印槐配鄭氏伯子敬舉乾隆癸卯鄉試由浙江富陽縣
知縣調江山縣知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富陽縣知縣仲子敷季子敷舉乾隆甲
寅順天鄉試女一適鄒瑾孫二人穀時皆敷出銘曰

是惟君子之親翳此幽德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子居惲君墓誌銘

陸繼輅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甲午故瑞金知縣惲君卒於常州鳴
珂里寓舍越十月戊子塋石橋灣祖塋君弟敷奉太夫人
命徵銘於余余媿謝不敢任會敷將之官塋期迫不可固
辭謹按狀君姓惲氏諱敬字子居陽湖人祖諱士璜考諱
翰並以君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君中式乾隆四十八年本省舉人
五十二年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五十五年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選浙江富陽嘉慶元年調江山父憂去官既免喪選山東平陰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調瑞金君先後爲知縣十八年所至輒忤其上官而上官之賢者亦輒保護之使忌者不得逞君又自以勤廉明決無可乘也卽可乘固不以一官得失介吾意故雖屢瀕於危益侃侃無所瞻徇最後署吳城同知爲奸民誣告家人得贓遂以失察被劾當是時前撫刑部尙書金公光悌先已薨逝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惜曰憚子居大賢

乃今以賄敗君既奉部議革職自南昌還至瑞金頓首謝
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
無媿於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
當不止於此今以微罪行幸矣初君之再謁選也石橋灣
故居已奉君考文林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而君挈兩
弟及妻子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別假館所親未獲甯處屬
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得疾歸歸寢十日而歿
春秋六十有一君少年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
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

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於儒術
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辭以期至於可用而無弊蓋於

本朝諸公方苞劉大櫚姚鼐非徒不媿之而已而同州之
爲古文者張惠言秦瀛趙懷玉吳德旋吳育董士錫顧翊
亦推君無異辭余年十九卽獲交於君幸得君文以銘先
太孺人之墓甫四易歲而余乃銘君墓也嗚呼可感也夫
君文初二集都八卷外集及詩詞各如千卷他所著書並
有序刻集中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後當有考故不
具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丈夫子一人穀也女子子

七人吾友歸安姚晏聖常其婿也餘未行孫二人榮孫玉
孫銘曰

嗚呼以君之才與其所學宜大有爲於世而顧止於斯耶
卽以君爲御史給事中補缺拾遺亦其選也而僅以正言
讜論博從政者之一怒耶嗚呼此造物之所主而又誰尤
耶後之人當有讀君之遺書而致其無窮之思者否耶

辛未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敬

孺人武進陳氏名雲父士甯母鎮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
惲敬日繡高昌棉十兩織日得布一匹自先大人太孺人
與敬悉衣之二十六敬赴試禮部遂留京師太孺人以孺
人多病禁勿織孺人撚雜線蹙之爲菊牡丹鳳子鸚鵡數
十類俱創意不襲舊式或綴雜綾絹爲之率三日可得白
金一兩助甘旨暇則讀論語孝經蓋如是者十年敬終不
成進士就知縣始從官於富陽二年調江山旋聞先大人
之喪孺人以疾歸遂不起年三十九時嘉慶二年閏月丙

辰也生子以道女玉嬰皆不育烏乎可哀也已先是敬官富陽時大吏非意侵辱敬以禮拒之適湖南苗擾辰沅閒因急檄使護銀十五萬兩餉軍道出賊中孺人聞檄至驚得芻膈疾而代者日求敬公事缺陷欲擠之以快大吏不得則以小事惱敬家口孺人畏憤疾益篤及敬餉軍役返上事江山常小差後卒以是疾死嗚呼人孰不願其夫之仕者然未仕不過勤苦而已旣仕乃至如此此豈可盡委之於命邪敬蓋自尤之不暇而暇他尤邪以是年十一月辛未權厝牛車之西阡敬喪先大人始祥禮不宜有所撰

著然事指非有他人所可言者沒之又不可忍禮亦宜許自言遂爲之銘曰

名乎有詭成者矣而願之乎而不願之乎宦乎有巧達者矣而善之乎而不善之乎遇乎有日豐者矣而獨歉乎抑吾之歉而歉而乎其若是儉乎噫

節孝巢孺人墓碣

言啟方

節母巢氏武進縣志所書康熙中惲學元妻也惲君卒時節母年二十七提百日兒侍尊章惟謹蓋獨身搢拄門戶者數十年嘉慶中啟方與其元孫玉潔游潔爲言母生平且述墓地事頗悉先是里中大姓規墓地購母田不許大姓與其黨竊議惲氏素饒給然無它戚屬侵暴滋多用且乏用乏可重金啗也大姓從其計日伺便使賓客居閒節母笑曰地誠吉耶誰無享息者竟卻之啟方以爲天之報施善人亦何假吉地賢如節母豈惑形家言者此由力守

先業雖勢劫利誘終不忍以尺寸與人而其志又不宜自
明故權辭距塞歟雖然卽若所云母之事事必爲憚氏計
長久抑可推而知也潔以誌請謹用古碣式系之銘
銘曰厥兆膺膺墳羊能語厥語伊何曰帝胙汝嫗之蟄之
百年於茲更百年可知也

人墓誌

言類次

皇清例授承德郎六品銜孝廉方正惲君墓誌銘

山西武定州人吳德旋

君姓惲氏諱秉怡字潔士一字梧岡陽湖縣人曾祖綿生
國子監生祖鍾茂父毓秀直隸肥鄉縣典史以外孫麟慶
貴

馳贈奉直大夫母莊宜人 生君兄弟二人而君其仲也君
年十六讀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慕其爲人因以清操勤
苦自勵而務講求經世之學及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
久不遇以周易筮之得蠱之上九遂淡於求進而惟以詩

文自娛焉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備
召用邑之薦紳先生咸欲以君應
詔君辭之至再三然卒以君應
詔而君年已六十終以不任

召用辭娶莊安人子三長受章嘉慶戊寅
恩科舉人浙江候補知縣次彙昌邑增生次炳章女一適
山西靈石候選同知何林孫五人女孫四人卒於道光十
三年十月初七日年七十二君年二十餘卽以授經給養

後遂以業授經終其身君之甥今南河總督完顏公麟慶
恒從受業而君所教諸弟子取科第成名者甚眾然則君
雖未獲展所蘊而所以傳諸其徒者未嘗不見之行事矣
君本師同里楊漪園太守爲人廉潔守正君平生依以爲
則師弟子相得甚及君疾病時太守年八十猶三至榻前
視疾焉君於交游執友中尤善同里孫大令于丕荆溪周
教授保緒于丕爲令山西罷官後卒于山左君悼傷之甚
每言及輒嗟歎無已性好施而取諸人則甚介嘗貸周保
緒百金未償及將卒戒諸子必償之卒後九日保緒至諸

子遵遺命以百金償之保緒歎息涕下以五十金爲賻焉
而去君書畫皆入能品而書尤善嘗受法於同里莊然一
然一師歐陽率更父子而君以徐季海爲宗論者以爲各
有勝處所著有靜存齋詩文集若干卷十六年十月十八
日諸子葬君於邑之豐西鄉而乞銘於德旋德旋遂爲之
銘曰
介然自守志之專也不事爲事義之安也無名爲名藏之
潛也銘以彰之亦弗諼也

故湖南巡撫惲公神道碑

嗚呼賞功罰罪者朝廷之大權是是非非者天下之公論
世之盛也功罪與是非合爲一及其衰也功罪與是非分
爲二惟我 聖清同民心而出治道 朝廷之賞罰無不
合乎天下之公論故是非定而功罪亦因之而定吾於故
湘撫惲公見之矣公之歿也距今三十三年墓木拱矣而
神道尙未有碑碑未有文惟故協揆叔平翁公爲作墓表
一篇表與碑體固有別矣其季子炳孫具狀而請於余求
以文文其墓道之碑余惟公於 國史有專傳叙次甚詳

而翁公所爲墓表亦頗得大略余又何加焉公受知甚精
文宗妻與與國官民其季子誠發具狀而歸公余未
穆宗兩朝由御史出守不五六年銜封圻遭遇之盛一
時無偶而竟爲讒口所鑠齎志以終此海內有志之士所
爲長太息也乃日久論定則其捍禦之功勤苦之志卒不
可得而掩光復舊階榮列祀典豈非是非定而功罪亦大
定歟是宜表出之以爲封疆之臣勸謹按狀公諱世臨字
季咸又字次山江蘇陽湖人惲氏爲江左望族其世系具
翁公所爲墓表可無述焉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五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吏部主事用咸豐三年補驗
封司主事會辦京城團防五年升員外郎記名以御史用
將補缺尙書花文定周文勤以公熟部事請暫留部升郎
中八年京察一等詔以道府用是年補山西道監察
御史未幾授常德府知府自是公之政績皆在湘矣粵賊
石達開攻寶慶急常德與寶慶鄰也公兵饒兼籌水陸互
備賊不敢犯城乃獲全十一年升岳常澧道將之官而大
雨浹旬江水陡長西門外有大隄曰花苗此隄一壞全城
皆魚公危立隄上水至不動萬夫皆奮合力搶築遂以無

事同治元年升布政使時大軍攻雨花臺垂克而火藥告匱公請於巡撫毛公撥火藥三十萬斤往濟之其後進攻金陵又接濟如前遂克金陵公功多矣曾文正公將以上聞公馳函止之曰數年來艱苦支持爲大局計非爲今日邀功計也文正嘉歎竟從其志二年授湖南巡撫甫受事卽勦擒蜀賊李幅猷其後又誘獲通賊之副將曹元興皆有 旨獎焉公以軍事務定則民事爲重而湘省素無儲積勸捐義穀以備凶荒禁民間糜穀作酒以重民食又以民間錢糧多用制錢折算今銀價日賤而折價如舊書

吏又每藉包徵包解以魚肉貧民爰通飭各屬將折價報明核定刊石永遵一例官徵官解無使胥吏得緣以爲利蓋公之撫湘雖爲時不久而實惠及民如此久於其任則必有卓然可見者而御史賈鐸已以白簡聞矣公不自辨惟辨常德鹽捐一案略稱臣甫履常德府任石達開圍攻寶慶經本地紳商公請辦理鹽捐爲募勇經費當經稟明督撫臣批准有案所捐之錢收支皆在商手概不入官及臣署藩司紳商等以此項積有盈餘復稟定收支章程以杜挪借此兩次稟請立案之由督撫司道衙門均有案可

稽非先辦而後稟以掩飾自私也公蓋以此款爲常德水師口糧所仰給事關大局不得不言其餘則付之不論矣然如違例擅委一事文明司巡檢勞銘勳已歷保知縣且已納捐開缺以知縣用則委其代理臨湘並未違例又如失察屬員迴避一事例載應迴避之員如不呈明咎在本員上司官無處分也至張昆祁雖係同鄉絕無委查州縣之札雖曾委之製造火藥然在局三年節省工價錢至一萬餘緡可謂得人矣尙得咎其信任同鄉乎以穆廟知公有素故特派大臣往案其事而星使暫臨於地方情

事多未諳悉調查公牘亦或未盡周詳率爾一奏聊以覆
命不遑用古使臣周爰諮詢之義而公遂以降四級調
用歸不惟湘人惜之海內惜焉歸後寓居吳中食貧自樂
陝甘總督楊公岳斌歷陳公湖南治行請發往甘肅軍營
大學士官文恭公又言公持躬廉潔秉性忠誠力請召用
疏入皆報可公以病不果行然公論在人具可見矣及同
治十年六月庚申朔以疾終於蘇寓兩江總督大學士曾
文正公上言惲世臨任湖南巡撫創立東征局供支湘軍
所接濟者甚鉅其用人行政綜覈名實家世廉吏以操守

自勵亮節清風矚然不滓臣知之最深念其未竟所用齋志無窮因將其平生志節略陳一二蓋曾公當日雖未上其功及其歿也所以表襮之者亦云至矣同治十二年四月湖南巡撫王公文韶疏言已故降調湖南巡撫惲世臨功德在民懇恩開復處分俯準題請入祀名宦祠旨詔如所請於是王公又會同總督學政循例具題事下禮部部臣核其事實名實相符請準其入祀名宦祠旨詔曰依議其明年浙撫又以故嘉善縣子寬惲公請祀名宦卽公之父也父子同祀名宦士論榮之夫有功德於民列入祀

典古禮也至於本朝尤重其事都凡國初以來崇祀名宦者不知凡幾然如公之以獲咎之員而仍得崇祀者能有幾人哉聖明在上固無不雪之冤而公之忠誠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矣人臣事君亦視其素所樹立者何如耳一時之榮辱得失豈足計哉故曰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嗚呼封疆之臣可以勸矣公卒年五十五初娶梁繼娶戴覃恩封贈皆一品夫人子桂孫頌孫俟孫炳孫秀孫並知名於時余此文於公之瑣節皆不及焉惟取其有關懲勸大義者著於碑銘曰公起詞垣而登臺

諫一麾出守寄之方面能文能武以守以戰狂寇竄奔危
疆安奠將並天子曰咨惟汝予嘉汝臬汝藩汝撫長沙培
民根本剗盜萌芽設施未竟遺澤孔遐讒口嗷嗷飛來白
簡公論具存公不自辨幅巾歸來優游吳苑正天日照臨
黑白自見非國有祀典民有謳思公之忠誠有以致之惟
忠無欺惟誠無私凡百有位視此刻辭雖其素與樹立青

動育數人造

聖門出士固無不售之說而公之忠誠

各宜善不昧孔幾然收公之以齊魯之員而功歸崇山善
與古難必至效 本博武重其事時以 國政以深崇實

出故湖南巡撫惲公繼室戴夫人墓志銘夫俞之樾
往者惲次山中丞之葬也余撰次其事實書於神道之碑
但舉其有關懲勸之大者而不及瑣節卽其夫人之賢亦
未之及焉越三十五年而夫人卒其孤炳孫等又以志墓
之文請按狀夫人浙江歸安人戴氏生而明慧讀經史通
大義喜論史事詩詞其緒餘也年二十三歸中丞公爲繼
室其前室遺有三子夫人又舉二子愛之如一教之亦如
一中丞由翰林改吏部部事繁公在部久事無鉅細應準
應駁皆決於公每定一稿輒磋磨終日或携歸私宅篝燈

籠燭丙夜未休夫人有時參贊一言動中冑繁公旣寢夫人又自坐次其事使有條理次日袖以入署同官咸服堂上諸公亦皆推重是攝是贊夫人之力孔多矣中丞出守常德府時粵賊石達開自寶慶襲常德中丞募鎮筸兵六百人守城然饑奇絀兵且潰夫人曰得三日糧或猶可爲乎脫簪珥空箱篋盡出所有以濟之人心稍定而賊大至中丞率師扼之於隘瀕行夫人送之曰事或不濟君臨陣捐軀我登陴死難吾夫婦兩人千古矣中丞壯其言麾兵而出誓不反顧士皆感動勇氣百倍論者以夫人之助公

守常德與沈文肅夫人林氏之助守廣信並爲中興美談
中丞每謂夫人曰使卿爲男子雖曾胡彭左諸公亦無多
讓此雖戲言實塙論也中丞尤慎於折獄每研鞫疑獄雖
至夜漏三四下夫人必秉燭待之詳詢顛末互相辨難往
往有數年未決之獄夫人一言而定者中丞因此愈愛敬
之遇事必諮夫人亦知無不言然自領郡至開府夫人隨
任七年未嘗置一釵製一裘也及中丞以人言罷歸囊橐
蕭然不異寒素夫人怡然曰吾夫子亮節清風卽此可以
貽子孫矣中丞以積勞得歐血之疾夫人故精醫摩息處

方服之輒效及是抱病歸里一皆夫人主之以祖居毀於兵火僑寓吳中中丞於寓廬西偏築一小園名曰雲圃圃有老櫟樹喟然曰吾卽櫟也因署曰櫟存草堂又爲夫人築室曰洗蕉吟館夫人晚年自稱洗蕉老人以此也花晨月夕每與中丞唱和其中不復知有今昔升沈之事矣中丞旣謝賓客夫人治家謹家事咸治諸子皆成立雖伯仲叔三子已前卒而存者炳孫秀孫皆以宦學知名於時夫人所出也乙未秋歸林氏長女有疾夫人躬護治之感受風濕大病累月病愈而股筋縮胸不良能行遂偃卧牀第

炳孫於是移榻母室晨夕不離者十有二年夫人雖病卧然神明如故孜孜爲善亦如故其周濟親故及暑施藥寒施衣猶小者也夫者則在濟人之危成人之美自言在京師與中丞成就人功名共四十八人中丞之撫湖南也因念洞庭之險增造救生船十六及罷歸渡洞庭湖問之所救已八百餘人矣此舉亦夫人贊成之也生平於中興將帥惟推重胡文忠彭剛直兩公世好中則惟任潛圃中丞及余二人嘗以潛圃曲園並稱命炳孫師事之今年春潛圃以微疾卒夫人悒悒不樂曰老年人真風中燭也是歲

行年八十五月十三日其生辰也於四月中豫舉壽觴意
興猶如平常俄而示疾時劇時差不受藥餌葠苓之屬亦
屏不進強之姑啜少許曰無益也爰於光緒三十二年九
月丙申終於正寢嗚呼中丞公持躬廉謹秉性忠貞卓然
爲一代名臣而夫人之才識又足以配之斯豈古梁孟陶
翟所能望哉夫人雖巾篋中人而豪邁有丈夫氣每親故
求見輒與縱談事理品題人物娓娓不倦余或在坐亦與
聞焉余嘗謂魏書李孝伯傳稱其妻崔氏爲高明婦人今
惟夫人足以當之卽以此意志其墓繫以銘銘曰

女有士行古稱女士懿與夫人洵足當此秉性高明宅心
粹美洞燭物情曲中事理觀鉅於微圖終於始有美必成
見義斯徙以相其夫以教其子晚膺末疾終年牀第親故
周旋仍爲之起高論滔滔清談娓娓昔登其堂慕其風軌
今銘其墓用達斯旨仗茲彤管光我青史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湖南巡撫惲公墓表 公翁同龢刻
陽湖惲氏爲江左望族明季遜菴先生傳蕺山之學蔚爲
名儒香山南田諸老懿德貞風卓乎人傑至乾隆朝子居
先生復以文章意識進退千古蓋惲氏遠有代序至中丞
公而大集其成中丞公子居先生猶子也公諱世臨字次
山曾祖士璜妣錢祖輪妣鄭考敷妣張梁考敷宦浙有聲
歿祀名宦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以廉吏子食貧
嗜學孤清峻立矯然自樹於流俗之外道光癸卯舉京兆
乙巳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吏部主事晉員外郎轉郎中

記名御史掌山西道監督御史京管一等授湖南長沙遺
缺知府補常德府擢岳常澧道特晉布政使旋奉舉京兆
命巡撫湖南未久落職既卒諡文宣公以氣爽于貧貧
賜復原官崇祀名宦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慮必
周乎至久持成格以繩崎嶇百變之情援古誼以削浮沈
苟安之習歷一官任一職必蘄然有以自見皆古大臣所
深計而必爲者在吏部時捐例變更吏因緣爲姦公昕夕
治官書鉤稽疏剔勤職不倦掌部諸大僚皆倚任之及爲
御史侃侃不阿夷人以通商爲要挾之計公兩疏密陳悉

蒙文英將軍大藥垂盡公立以火藥三十萬兩金銀十萬
嘉納公內嫻曾朝廷掌故外悉吏民利病朝野喁喁望公
大用而公荷

特達之知果由郡守不次遷秩五載而開府焉公之守常
德也綜核名實痛革常吏宿習噓枯養瘠相濡以仁時粵
寇鄰郡民宵動以浮言播遷無常公選精悍以扼奧區設
礮船以截要隘亂遂定郡城濱沅江雨盛漲西門花苗堤
勢且潰公立堤上督民畚築水沒踝衆色然駭請公少休
公曰吾與堤爲存亡矣咸感奮堵築堤完民以安其銳身

爲民謀如此
本朝藩司如宋度支使轉輸供億一人掌之軍興後直省
協饗以萬萬計吏丁窟穴其中公私相脅前後相倚庫款
愈絀愈不可補及公爲藩司移交銀僅千餘兩而欠解協
饗至六十萬公勾校簿領釐正陋規以贏絀相補節銀至
三十萬又哀所謂水錢者亦鉅萬任事未久支解裕如當
是時西公

王師下金陵曾公國荃偏師直擣雨花臺悍賊李秀成盡
銳攻突我軍火藥垂盡公立以火藥三十萬餉金陵七日

而達於是飢軍饋給有繼威望大振悍賊蕩恐乃告成功
當時苟無公遷延歷時日其禍未知所極也嗚呼公之功
固在天下矣然公絕不自言有擬代陳者公婉謝之其淵
懷遠度人不具知而
天子固已深器之於是有巡撫湖南之
命公任巡撫一如治郡降逆賊李幅猷禽黔匪曹元興亭
徼救安遂一意吏治以儒術涵濡之儲積穀杜浮收剔訟
蠹飭官方端士習擴學舍民俗丕變愉頌際百蠻湘人士
推公治行擬之於趙恭毅陸中丞之列而忌者大起公遂

不安於位矣先是公守郡時粵匪告警苦饋餉不支乃集紳商於市值外每鹽劬增稅二錢以濟軍食牘請而後行出納則紳自掌之郡賴以靖言官某因所親積嘆公遂掎摭多端蜚語上聞朝廷遣使臣推問無左驗乃以鹽釐一端先試行而後牘請擬上部議鑄級公漠然無所動惟引咎自責以爲人臣事君一不得當已負明恩卽辨得直而禍且中於人心吾甯以薄譴去耳嗚呼公之心古純臣之心可以質神明而對君父宜海內士庶愾然信公之無他歟公天懷澹定被議後寄居吳下泊然無不自得者獨

居深念時爲國家計慮深遠平日在官民事不得終治者
猶耿耿常懸諸口大臣先後薦剡

聖天子亦鑒公之誠而公願不獲稍延寒暑以俟公論大
明之日俾得展其經綸天下盡覩公之訏謨偉烈也可悲
也夫公娶梁繼娶戴先後 贈封夫人

覃恩晉封一品夫人子五人桂孫頌孫俟孫梁夫人出炳
孫秀孫戴夫人出孫八人公以同治十年六月初一日卒
年五十五歲以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葬於武進通江鄉之
原梁夫人祔同龢居憂禮不宜銘乃表公大節揭於隧道

俾過者肅然知為清吏惲公之墓焉表公大節其於朝也

卒正十五年歲以十一月三日十六日葬於其墓其

祭於其墓夫人出祭八人公以同歲十年六月一日卒

葬於其墓夫人出祭八人公以同歲十年六月一日卒

也夫公褒獎雖薄其德也 願往夫人

國之目與其德其德餘天下盡時公之得葬其德也其悲

聖天子亦烈公之節而公願不覺併其寒骨以封公備大

誠難短常懸諸口大引其德其德

風氣念其德國家信其德其德平日其官其德不其德其德

惲子駢墓表

謝應芝

余自出交里黨奇才偉行之士旣無不識之竊以爲古之人高標峻節雖莫可攀躋而和藹之氣洋溢不過爲斬絕者今豈莫克見之歟而陰得惲君焉方其乍接孤澹落寞冷氣森然久之卹卹乎溫乎熱腸不擇人而施嗚呼是不僅以介特爲高者也粵匪竄亂大江南北吾州播遷數矣吾獨兀然移其家人於鄉圩而足跡不踰城闔庚申歲死節諸君子纍纍而有心殉難者余獨首推於君城陷數日君之孫潛入室見君縊繫絕橫尸牀下不能舉覆以棺曳

屋爲墳而去余遇之于鹽城始得其詳欲以此文表君墓
 君姓惲氏名彙昌字子駢爲人長身玉貌白鬚浩然工篆
 書似李陽冰陽湖縣學增生以子鴻儀刑部員外郎封
 如其官封爲高書由粵進窟窟大工南非吾此辭數幾矣
 奈厥家然入之血血平盛平然思不鞋人而或即平是不
 昔今豈莫哀良之烈而劍骨聯其手對遊辭落莫
 人高對知前雖莫可攀池河味歸之屐辭益不感其前雖
 余自出交里黨資才幹行之士鴻無不端之辭以爲古之

朝午穆墓表

廣觀文

候選訓導惲君墓志銘 俞樾

嗚呼此惲次山中丞第三子叔來君之墓中丞有丈夫子
五其長次兩君皆賢且才而早世叔來君爲人孝悌出乎
天性舉動合乎禮法以貴游子弟而與布素無異處人之
事如己之事平居逶迤如不能言而言必盡意曲中事理
自三黨之親以及素所與遊者皆無間言及聞其卒也無
不失聲歎息而甚者至於流涕余辱與中丞交而識其諸
子然則叔來君之墓余安能無言惲氏爲武進舊族明代
有湖廣按察使副使諱巍者由通江鄉遷居石橋灣則君

十二世祖也曾祖輪祖敷以舉人官浙江海甯州知州父世臨卽次山中丞也以翰林起家官至湖南巡撫與海甯君父子並祀名宦祠君諱夔章原名俟孫叔來其字也生二歲而母梁夫人卒繼母戴夫人口授以四書及孝經八歲始入塾五年而十三經卒業中丞方官吏部事尤甚偶課所讀背誦如流十一歲能爲策論十二歲始學爲時文而中丞已由御史出守湖南常德會粵賊石達開犯境擊却之因謂君曰方今盜賊充斥爾膂力有餘宜兼習武於是又學爲技擊每持短槌與帳下健兒角莫能敵也已而

中丞開府三湘積勞得肝胃疾同治四年中蜚語罷歸行
至安慶疾加劇君侍寢二十餘日不解帶每日躬進湯藥
凡所食飲必手治之歷八十餘日疾有間歸寓吳下無以
爲生湘中薦紳先生歲時釀錢助之君佐中丞摒擋百務
悉就理而以其間益肆力於學是年冬入邑庠歲科試必
列高等同治九年入都應京兆試時伯兄小山太守方爲
北運河同知中丞命留兄署讀書所從師爲朱雪塋侍御
侍御負文望號知人語人曰吾門下士多矣惟惲子粹然
儒者所造未可量也明年中丞捐館舍聞赴航海南歸以

不得親視含歛爲恨事戴夫人益謹光緒三年歲試冠其曹餼焉時學使爲林錫三學士奇賞之五年其仲兄仲清刺史卒十年其伯兄小山太守又卒君頻遭天倫之變而南北鄉試七次皆不售慨然有曰暮途遠之歎乃入貲以訓導候選次年仍應本省鄉試同考官孫君葆田力薦主試者初議取之終以額滿置之於是又偕其五弟季文舍人應十四年京兆之試語季文曰吾南北應試僅博一薦今再不得其命也夫親老家貧行且謀變計矣及失意南歸以伯兄未有墓地躬自營求嘗黑夜冒風雪走田塍中

三十餘里汗透重繇烏乎其中既鬱鬱不自得而外又爲
嚴寒所中其能久乎明年正月忽病瘡瘦醫者以爲消疾
時瘥時劇會上海有召箕仙者問之曰是子生有自來死
有所爲其慎防己己己乎光緒十五年歲在己丑四月建
己巳是月十四日又己丑也君竟以是日卒異哉當光緒
五六年間北五省水旱頻仍君典質服物又廣爲勸募以
助振其他善舉無不伙也內行如彼義舉如此仙言殆不
虛矣年四十有三娶呂氏無子以伯兄子永錫嗣某年月
日葬於某原納石墓中余爲之銘銘曰

是名父之子其材之美為杞為梓其德之美為蘭為芷宜乎登巍科躋顯仕繼中丞君而起烏乎竟止於此某乎

願退其時善舉誠不替也西晉謝安嘗與客飲時有

正六筆門亦正皆亦早勝則起與負則曰

曰曰其具十門曰又曰

亦以說六對則曰曰曰

相與相國會士謝齊各異辭皆曰曰曰

無寒視中其猶人乎即乎五日盈缺

三十餘里刊藝重湖島乎其中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銜湖北漢黃德道監督江
漢關隨帶加三級惲公墓誌銘

君諱彥琦字莘農又字亦韓惲氏世爲江蘇陽湖人至君
之考中丞公以順天大興籍成進士故又籍大興高祖諱
鍾僖曾祖諱耕方祖諱煜父諱光宸卽中丞公也高祖以
下皆以中丞公官封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高祖妣劉氏強
氏曾祖妣項祖妣季皆封一品夫人中丞公以道光十八
年翰林官至江西巡撫兼提督

國史有傳妣盛夫人生三子君其長也自幼穎悟中丞公

知岳州時訪延名師以課君讀皆許爲大器咸豐元年中丞公官江西按察使例廕一子君應任子試以外用君志在科第未就也二年鄉試取膾錄仍還侍中丞公於江西會粵賊自南康薄省城中丞公登埤固守君亦從焉礮彈雨集凝然不動左右皆異之五年中式舉人九年成進士授主事分禮部時中丞公已巡撫江西其右耳旁故有贅肉如瘤初不介意及是忽浮腫君聞之亟請假歸延粵醫治之始有小效竟以不起君率兩弟治喪事以道梗未得歸葬乃於撫州門外卜地攢焉同治元年服闋入都供職

六年以工部開辦督中代版商以來開辦大重莫中華庚
玉牒全書成敘功遇缺卽補逾年補主客司主事十年升
儀制司員外郎仍掌主客司印明年恭逢 恩平蘇案十餘
穆宗毅皇帝大婚典章繁縟故事又無可稽君綜事精良
千緒萬端指景取備歷一年之久晨而入旰而歸晝不足
繼以燭所手定條目二百數十事無不曲當本部論功請
以道員簡放格於吏議改注選籍仍加三品銜賞戴孔雀
翎如本部原議俄升主客司郎中調掌儀制司印光緒元
年又襄理 典冊

穆宗大行典禮

詔俟補道員後加二品銜君在禮部久歷掌三司兩襄盛典積優成陟大計羣吏以道府記名三年選授湖北督糧道鄂自胡文忠改征折色事雖較簡然諸務猶波湊君躬自鈎稽按月而定四柱按季而定四撥民咸稱便吏不能欺舊欠新征畢輸罔缺大府以卓異聞於辭官將舉計員朝兩署湖北按察使治獄得情平反甚衆歷年積案十結其九至於立社倉編保甲興蠶桑至今循焉七年調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中外通商以來關務尤重漢中華夷

香集以非理要求者無歲無之君謹守條約不爲搖奪有外國教士求委員護送至湖南常德府行教君曰非約也不可有行教於安陸縣者多行不義會值縣試偶激士怒遂聚衆毀其堂其領事官來告請嚴治之君曰堂毀宜償餘事君無與焉其人怒甚大詢君聲色自若卒持前說彼不得逞而去其始諸領事皆甚不愜而君接之以誠喻之以理久乃大服終君任無齟齬八年三月有亂民會聚謀叛未及期而洩捕殺四十餘人漢口鎮有熊正標者其魁也誓首轅門而又有數十人者訊之皆無據欲活之或曰

奈何縱賊君曰得其情且爲哀矜况未得其情乎卒免之
先是民間訛言賊於某日在漢口鎮起事漢口無城池賊
蹤去來聚散莫可詰君意變起必在暮夜其地故有救火
水龍四十餘具龍一具夫必四十人糾集之可二千餘人
每夜使之巡察市廛聲勢甚壯民賴以安而七月中訛言
又起君曰虛實均不可知所得爲者惟清釐戶口巡察街
市而已此外張皇徒擾吾民無益也如是者久之遂以無
事十一月盛太夫人卒明年奉其喪歸常州中丞公之柩
先已自江西遷歸至是合葬焉君性澹榮利窳窳旣畢遂

不復出城北長生巷有楊氏園卽君七世從祖南田老人
所客之東園也君購而得之更其名曰靜園杜門謝客惟
以書籍自娛陽湖惲氏自明萬厯間遜庵先生以來代有
名儒君承其餘緒嘗校刊明遺老芮巖尹先生匏瓜錄以
示指歸晚年著損齋雜錄四卷采輯精粹學者稱之居官
時留意經世之學嘗曰文獻通考諸書止舉大綱若不細
究其名物備考其因革則無以觀得失之原極古今之變
持論雖高而不合者多矣古文學曾南豐詩則右丞又參
以劔南書法學柳誠懸後又宗董思白得其墨蹟數冊朝

夕臨摹數十年無間亦稍治生計凡所置產手自紀錄纖
微不遺亦見其精力之過人也然素有腸紅疾半生鞅掌
不獲休息歸田十載優游家術宿疾稍蠲乃以夏間感受
微疾旋劇旋瘥十九年十月癸丑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六
嗚呼哀哉配呂夫人福建巡撫諱佺孫公女子毓嘉乃弟
之子也君仲弟諱彥瑛大理寺司務叔弟諱彥瑄同治六
年舉人內閣中書俱先君卒君教其孤皆克成立中書君
長子毓鼎官翰林三子毓德四子毓巽並捷京兆而司務
君長子卽君嗣也光緒十一年舉於鄉十八年以二甲一

名進士改庶吉士君可謂有子矣孫三人寶元寶曾寶榮
孫女一毓嘉於光緒二十年十月己未葬君於陽湖新塘
鄉潘家橋蓋卽中丞公之塋焉埵葬昭穴禮也以狀乞銘
余舊出中丞公門下則於君誼猶昆弟其奚以辭銘曰
孔氏諸子自言其志禮樂兵農各有條理由求諸賢固難
兼美君之在

朝所治者禮大婚大喪皆君所庀出而治漕窮端究委民
不告乏吏不敢僂亂萌初生若粟有秕君坐鎮之而亂自
弭異族鳩張外盜內宄一語齟齬長蛇封豕談笑處之其

氣自靡以靖戈矛以安井里禮樂兵農君其兼矣懿歟吾
師有此賢子新塘之原高冢嶢嶢於例宜銘責在後死吾
言非諛百世斯視大齊書晉兩出西館書錄事丞

漢吳古之命

此則蓋平日言其志歟樂吳與各齊詩野由春滿得國難
余曾出中丞公門下限飲晉館論鼠鼠其矣以樂論曰
據論京帶蓋油中丞公之望吾惟韓即定斷出以想之論
將文一勳壽館次辭二十甲十日与未我晉效期臨而祖
各數士乃知吉士孫百階休于矣野三人實氏實曾實榮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內閣中書候補侍讀 晉封中憲大

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惲公墓誌銘

曹允源

公諱彥瑄字少薇一字薛盒惲氏世爲陽湖名族曾祖耕
方祖煜父光宸以順天大興籍進士歷官至江西巡撫故
又爲大興人撫部公有丈夫子三公其季也生而徇齊敦
敏履豐執約靡子弟遨放習與人交皜然不欺惇惇愉愉
下逮臧獲不聞譴呵赴人之急至竭生產煦枯蘇瘠勞而
弗施同治六年舉順天鄉試官內閣中書玉牒敘勞進階

侍讀國家故事中外章奏軍機主之題疏封進掌自內閣
公銳志用世困無資地則壹意攻岐俞術務欲活人切脈
處齊治十起九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公之謂矣好古今體
詩洞燭正變不名一家與客飲輒盡百觥酒酣訶諍彈箏
掀篋曼聲長嘯連日夜不倦讀書涉目成誦練習憲令開
達理幹當官厲職不樂伏覲故大學士某公等深器其能
揚聲霄漢實應勛格才豐命齎天不假年光緒五年六月
己巳日邁疾遽卒春秋四十有一配蔣淑人刑科掌印給
事中諱彬蔚女先公六年卒子毓鼎日講起居注官翰林

院侍講次毓庚議敘通判次毓德次毓巽皆順天鄉試舉人孫六寶惠寶銘寶雋寶襄寶寬寶撰允源與公子毓鼎齊年雅故又辱媼連具狀請銘誼不得辭銘曰

憚惟望宗邈自故明仍世朱紱胚胎前光公官京朝不由任子宦而不達蟬蛻氛滓天馬汗血匪可羈羈一蹕萬里止則委蛇猖言獬行覲顏妾婦策勛在醫逃名於酒家靡餘財貸金宗黨耿耿方寸遺言毋廷有子競爽中朝寶臣式告萬禴與善惟天

兵部尚書銜浙江巡撫惲公墓志銘

江陰繆荃孫撰

光緒庚子十月卒年六十有五

乘輿西巡海內多故縣數各因事徵大司諫斷題品真難
特簡浙江布政使惲公爲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以鎮定海
疆十二月卽奉太夫人諱星奔歸歸而病未及終喪而卒
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盡焉傷之以時事艱難而爲
國家又失一柱石之臣惜也次年公子毓良毓珂葬公於
新塘鄉之夾山馳狀乞銘

荃孫

卅載舊交加以姻戚不敢

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祖翼字叔謀一字菘耘同郡陽湖人
曾祖耕方祖煜直隸南皮縣知縣父光業安徽候補道以
公貴均贈光祿大夫公於同治三年本省鄉試中式由謄
錄議敘知縣改郎中疊保道員分發湖北補糧儲道調漢
黃德道監督江漢關擢湖北按察使再擢浙江布政使簡
巡撫兼理鹽政復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花翎頭品頂戴
誥授光祿大夫卒年六十有五

國家自咸同以來外交內患百端紛集事機變幻間不容
髮罕能當機立斷措置裕如者公任營務處時江夏知縣

蔡炳榮以事鞭督標營弁弁率黨伺知縣毆之幾死制府
怒將盡法懲治一軍盡甲公馳至營徒步入呼曰汝等皆
義士當爲國宣力今怯於公戰勇於私讐非義也吾戴吾頭來諭汝
汝不悟死矣廼均釋械痛哭伏地令縛送首禍事遂定武
漢匪首王覺一潛伏紅牆巷約期舉事公夜偕中協馬朝
龍率親兵破門入羣匪驚短兵接立獲五十餘人餘潰散
任按察使時濱漢六州縣圍匪萃焉公偵知其處授知縣
包鵬飛方略以夜出以晨歸獲匪纍纍如魚貫民驚頌曰

神明匪徒歛迹任中丞時值浙江衢州戕官焚教堂之變
英國欲以兵艦赴浙浙人洵懼公禽捕真犯十餘辦以抵
償而定文武戍邊褫職罪英人百計撓之力爭而後就範
其勇於任事如此任武昌道時濬武昌塘角舊港巨船小
艘順流駛入藉免風水驚險任漢黃德道時漢江舟楫檣
帆林立水漲驟高立刻傾覆公創設襄樊報水電豎牌鳴
鉦各船預備水至無患洋商夾板船向泊魯山下妨民船
出入之路公以大義商稅司請上移晴川閣外漢鎮闔闔
廬集火災四起公飭合鎮商民於曬臺儲水缸購小洋龍

入窄巷施救又移洋油隙地數年之間水火之患夫減任
布政使時上虞山水驟發風潮頂衝南岸土塘決口七處
公改土購石砌盤釘椿成石塘一千數百餘丈以捍水前
入浙時目睹露骸敗榿拋棄河干穢氣薰蒸蠅蚋四集公
撥巨金埋二萬七千餘具有澤及枯骨之頌其愛民之仁
又如此類皆剛健勇決轉危爲安而慈祥愷惻之忱亦賴
精心大力始足展布功可以格天惠足以濟世非苟且補
苴焉者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摧乎至巨
求治雖急必體乎人情律已甚嚴而不爲苛論上台任之

僚案信之士庶感之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夫人高氏治
家有法訓子有方先公七十日卒同葬於穴公子毓良花
翎三品銜補用道江西候補知府毓珂工部郎中花翎三
品銜候選道孫望曾幼爰作銘曰而慈報對謝文於表
大雲出山鬣鬣輪困散爲膏雨粒我烝民生質雖美必牖
以學涵泳詩書雕琢禮樂幾希之存必衷於道白日青天
肫肫浩浩愛人則李睦族則范心造臣規身成士範事功
旣著內行尤殊施於有政惟孝友于胡不期頤光我邦族
因毀而殞遐邇一哭荒荒原野鬱鬱佳城凡百君子觀茲

彝型

彝山

山

誌銘

山

惲氏家乘卷十五

行狀

故兄雪江處士行狀

正德丁丑秋八月姪濬遣蒼頭走書於官所請狀其父雪

江處士將據是乞銘於大君子圖不朽者魏適以郴桂弟

靖勾當軍事遂攜蒼頭至岳取公隙而思且撰焉按惲氏

先世謂繇叔虞史漫無考獨常州府武進縣志有諱文者

登宋王會龍榜進士相傳土著縣西北九十里大江之游

志有孟河瀆河自奔牛六十里來入江惲姓跨河東西而

居去江纔二十里河之東有孤塵九龍諸山緣江蜿蜒東南可二十里斬然結落與江陰君山相望百二十里九龍山南麓惲氏族墓世在焉九龍山危崖千尺瞰江江之中三里擁出一崔嵬志名黃山與東北二里許曰楚尾山俗以形呼爲爬斗山相距雖隔越巨浸而勢若貫珠然黃山廣可五里中壤外石上有故塚元世禁弛土人始相率穿塚冀攘其殉器未及榔得小石碣碣面署曰漢梁相國惲子冬之墓碣陰文古且剝落不可辨眾中一老者曰惲氏族孝先好禮吾往告之當得厚賂歸以均若不然吾懼有

後艱也眾方依違老者卒託他故還奔以告魏七世祖尙
尙實文曾孫也尙往則眾懼得咎己牽舟碣碎而沉之深
淵不可得矣尙率族人告祭掩之遂捐貲創寺居僧其上
世香火焉故譜推子冬爲惲鼻祖四十六傳日文又三傳
曰尙尙二子次曰義義之子曰福福四子次日士興元季
盜起江寇尤劇士興集少年內以岸柳爲營壘外列巨艦
數百且戰且拒百里之內民用安堵無恐者數十年及
皇祖遣昭武大將軍廖世傑下常州士興始率眾效順縣
官來籍田士興謂眾曰吾戮力捍患卒保鄉土善良貲產

我其奄有之以貽子孫均宗族夫誰曰不可然俗美里仁
利忌獨專於是悉以濱江菑畚葦洲畫分於里鄰錢湯蔣
巢諸大姓有差自取與齊人等士興生四子次日克仁克
仁生五子長曰景豐軀美髯讀書好禮雖家累萬金產跨
列邑門列千艘然厚施薄取信義孚於人終其世莫有怨
議之者撫臣雙崖周公凡道常州卽居坐與語或偕載吳
中諸郡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及稅法興革所宜動中肯綮
多見舉行至今便之正統間江西大旱景舉穀三千五百
石助賑有司以聞降敕勞以羊酒旌爲義民表其門景生

四子其三日肇以巍貴贈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
號存省四曰攻號樸菴生顓顓字正甫卽雪江也雪江之
生也性孝友及其長也貌不逾中人而志氣英發遇事多
機警有膽略又豁達大度樸菴雅以樸直重鄉評縣令魏
公璋熊公翀禮遇之先後辟主區稅樸菴性疎財鮮智計
出納弛然一不經意鄉氓有以空乏告者至白與左契寬
公家督責竟乾沒焉逋稅直至數千金雪江少豪俠厭治
生一切慨然曰吾不出而爲之不惟破吾家設更嚴有司
將不能脫吾父於桎梏遂控情於官號召鄉之豪右並嘗

與往來者或割美田廬器畜服玩或訪摘素欺沒者狀或勸貸饒裕有力者聚金輸官無間疎親巧愚強弱莫不奮臂響應曰樸菴良士也雪江能子也吾不協起而圖之不惟負樸菴我輩亦安得高枕臥耶不數年間公逋告完家用不墜雪江繇是外敦戚里中課臧獲出友衣冠入修葺旨於樸菴十餘年經理生息日益饒裕而士興以下之家聲世業復大振矣母氏包暨樸菴卒雪江哀毀逾禮爲殮具惟豐惟慎及塋罄其聚藏營塚壙潔牢醴弔輓者連數郡兩都公卿大夫士不能走臨者多致詩歌哀慰之蓋雪

江侗儻尙義其上承尊顯下及四方韋布士靡人不周故人亦不得以諂附病焉捐金賑饑受仕者章服恒不御其謙約類若此其居鄉也人有爭忿不平從雪江直之言未已卽唯唯率從族姻有貧不能婚嫁病餓不能出門戶者匍匐周捄之恐後雖不必盡自己出而一涉見聞咸有攸濟一時鄉貴之愛與者不可縷數若異省九峯孫司徒白巖喬司馬以至丹山屠豕宰直菴林司空諸公每見雪江輒盡削邊幅罄底裏真有通家之好府君三子巍爲季叔母包生雪江一人巍少失恃包因樸菴告子府君曰伯兄

仲兄俱亡惟吾兄弟二人有若一體然今魏孺且多病盍
付巍包育之庸何傷府君從之寄育於包者八年包歿府
君尋返巍鞠於繼母陳繇是巍稱樸菴包氏如所生比歿
皆服喪三年禰祭迨於今不廢而於雪江友愛之誼若同
父母正德庚午巍以刑部郎出僉湖臬時逆瑾竊政使便
歸者或置於法道維揚艤舟要雪江話信宿而別至乙亥
接家問知雪江病痿醫云將不可起是年奉命分委比還
過家展墓瞻瘞 封典往返與雪江居兩月出八同舟輿
飲食必同案雖公私紛如且必爲視脈藥暮或再造候始

就寢未幾疾革就牀執魏手曰吾今已矣願汝廉勤終節
做好官立門戶增光祖宗垂令名於無窮及撫我孤濬汝
婦誨字濬妻如己子婦使不落人後永永如吾與汝生則
宜而死無悔吾且含笑入地矣言訖而逝時正德丙子二
月九日也魏慟絕之餘躬爲滌殮蓋棺甫四日而返官所
嗚呼孰無賓友如雪江交知半朝署識故連四海疇能之
耶孰無父子如雪江崛起以濟其艱安養以終其孝疇能
之耶孰無兄弟如雪江友異室如同胞歷幼長窮達以至
握手訣別曾無一言一色乖戾疇能之耶魏親且逼分非

宜狀雪江者然非魏則雪江立行之概他或莫之能悉也
遂冒嫌揮淚而爲之狀雪江生於天順己卯正月十六日
享年五十有八娶武岡州同知貢冕女無出側室三馬周
周無出馬生子男一曰濬充國學生純實簡靜有父風娶
同邑散官楊廉女孫男二長木聘丹陽監察御史孫方長
孫女次尙幼又雪江之生與樸庵及其長姊皆同日遠近
異之屆期戚里稱慶者獨盛於他族云茲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附葬九龍山樸菴府君墓左幸立言大君子封非不
遺芻蕘有采寵賜之銘與表則惲氏存歿榮感同無涯矣

樂自四川成都府知府叔祖后谿公行狀 諱公紹芳 妻 諱
公諱釜字器之號后谿先世番陽有貞道公諱子冬者仕
漢梁王左相後避王莽亂隱蘭陵之爬斗山故世爲武進
人宋有官提舉茶鹽者曰方直生二子長曰紹恩生子文
登進士官著作郎次曰繼恩徙胥城公始祖也傳至 文國
朝爲公高祖者曰富四曾曰繼宗祖曰仲璵世稼穡父諱
禧慷慨慕義無物好好菊號二菊妣陸氏有賢行語具邵
文莊公寶誌中生子四長余祖敬齋公某次鎬次鏃其季
公也二菊翁善治家人生產作業又雅好文事陸宜人姓

公夙先一日里人有暮歸道過降子廟廟祀東嶽神者見一儒生自廟出前行翩翩如飛追不可及及二菊翁門忽不見次日里人至門道其事而公生矣公幼多病九歲始令就塾師授孝經小學然穎異不數月叩之輒朗誦不遺一字公年十五從龔南山先生習舉子業先生有愛女字之年十七郡守華公論鄉子弟之秀者首薦公於督學補邑弟子員每試輒前列聲稱籍甚正德庚午舉應天鄉試第八人孟義程式公手筆也公年少又高第銳然思以功業自見潛心藝文加於黌校時丁丑秋二菊公卒執喪盡

哀已卯服闋中禮部式辛巳新天子卽位 賜進士第秋
謁選補安陸州是時通江之族曾祖東麓公自湖廣按察
司副使家居公還過其家掀髯長笑曰吾宗弗墜矣及如
州州爲 睿宗獻皇帝陵寢重地公具疏請割旁郡荆門
諸州邑陞州爲郡會 命使以 陵寢事至者踵相接又
皆達官貴人戚畹閭寺日夜馳不息長吏往往給餽饌恐
後期公遇諸貴人至則夙時糗糧具供帳戒勿使我有慢
天子命使於是諸貴人皆喜過望諸貴人或怙勢奴視守
令迫脅以他事弗謙將笞辱者公夙令民擁之去曰毋以

刺史故累若輩也於是眾貴人銜之謀所以中公然不得
公間久之亦帖帖相戒過安陸加斂戢焉故事州刺史與
衛使並而衛使自不敢頡頏其供給仰足於州吏或墨吏
陰蝕其俸而衛使噤不敢出一語公至待衛使禮無軒輊
而俸給必以時出入無毫髮乾沒衛使習見刺史倨既得
公禮貌則大喜又喜俸得時給乃謀以報公一日具膏滷
豚魚承筐實銀叵羅其中伺暮將抵公公廉得之日中命
之入率吏卒堂下以百數啟筐衛使恐敗露愕然左右眦
叩首祈免而出自是無敢以私見而俸給以時不懈楚俗

地綿邈四方之民鱗集健險巖訟民有欲訟其讐者自殺
人誣讐者殺其兄子兄子先竄滇中獄久不決公承御史
檄一見訊曰若兄子年幾何矣其囚錯愕其實曰年二十
五矣公令仵人發所殺人者屍屍朽不辨惟存髮盡白迺
言於衆曰天下有二十五而白髮者乎衆曰無之囚吐實
自服獄遂決公所讞疑事以十數多類此在州二年以功
兩膺白金文綺之 賜癸未太宜人棄養卽日泝江東歸
衛使及士庶咸賻不受惟存祭文成帙而已旣乃啟二菊
翁壙合塋如禮松栢必手植曰此吾親所游息也題祀享

之堂曰永思曰吾痛吾親弗逮祿養逮養而又弗久也丙戌服闋補選曹時永嘉張璠爲侍郎將入相欲天下士附已與公爲同歲生一見公握手言曰若刺州事多忤中貴人賴天子明聖知若若當具疏直其事卽大用公蹙然曰外服小臣無表謝禮永嘉默然於是復補均州州仍隸湖廣屬襄陽府視安陸益僻小而事勢加掣肘焉公悉意整刷一如爲安陸時州以大治州之山曰太和舊設守備一人司香以內監領其事前刺史例分香錢爲守備所持而守備遂多所踰越公至悉卻之使毋敢犯公兩爲州皆值

重地又皆與中貴人交其處置大略相似人共危之而公弗挫也戊子歲饑人相食公銳身爲救發倉廩煮糜粥親自給散全活甚衆又繪圖列所見饑民事狀上之過安陸已改承天府如公言其民皆羅拜擁馬不能去撫治莆田林公某單署公名疏上大略言均守釜無瑕之玉有用之才官無地不宜政無施不善可大用如不稱當臣之罰疏至而公先已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林公意怏怏而督學許公某手書慰公其見重如此齎牒使者至民皆鼓譟擁罵曰奪我父母矣復肖像立祠焉及抵部部賦額歲久宿蠹

垢積公苗孳而髮櫛之政暇又與其僚友觴咏賦詩尙書
邊公貢負詩名少許可而獨器重公及陟郎中每署缺人
卽以公署雖在清曹亦理繁如爲州時巡按湖廣御史張
公某具賑濟有功者并公所圖狀上得旨移文應天府羊
酒獎勞都人以爲異數呂祭酒柟爲文賀之辛卯奉表
入京恩例贈二菊翁如公官母爲太宜人逾年調南京
吏部癸巳調溫州郡守先是溫守缺張永嘉方柄用欲得
一好官乃閱諸郎吏籍無當意者及閱南諸郎吏籍首見
公遲疑久之曰吾爲地擇人豈顧私耶遂以公往溫故海

邦樂簡易守者率因民之情憚與更始政多刑倣公至欲
盡易舊轍務發奸摘伏摻弊剔蠹治文書率至夜分核算
錢穀至錙銖悉具牘海舟乘利風一日踔數千里達琉球
占城諸國市珊瑚犀珠蘇木諸奇物每歲常詣府給引而
公禁勿許郡有淫祠毀斥殆盡豪民橫里中聚奇花異石
鬻爲山擬苑囿立命毀之日毋滋亂階鄉先生尙書高公
某倡郡人士作政教十詠曰崇文教斥異端別善惡恤老
弱洗冤獄藥疲癯疏河渠清海嶠登大有民咸和皆道其
實云於是有不便公者造飛語流聞監司監司以耳爲目

惑之郡中有附永嘉攫美官者其子弟僮僕不法公懲之弗貸豪怒具以前飛語白永嘉永嘉心非之而又慮久且中傷迺言海邦陋無事大才成都雖僻在西蜀地大非才不可移溫守守之便於是吏部調公成都公聞報不怡累日曰君子在一方畢一方事今甫草創而棄去誰識予心哉遂急趨裝歸士民詣御史府輓留者以萬計御史張公某深惜之而力不能留也獄有巨猾久脫網公以計擒之巨猾使人以千金贖命公杖之不受抵家呼諸子曰矯直性以縻祿吾不能矣遂無往蜀意是年冬因在官時感颶

風積久疾乃作作時左手拘攣弗遂惟日事藥餌越歲疾
稍瘳乃時作爲詞詩及雜出詞曲新聲命童子歌詠以娛
情性然性復整肅待弟子無惰容居官而理簿書居鄉而
總家政窮極心力至與賓客舉白引滿爲長夜飲或雅歌
投壺以法行酒愈出愈奇則終身如一日也歲癸卯紹芳
忝舉於鄉公仲子諫文詞秀發公期其大成而屢試不售
遂治田廬稍厭佔畢公作書以戒大略言治田築室樹果
蓄魚古人功成名遂身退之事且宮室如傳舍光陰如駒
隙治之不已譬如得隴望蜀象箸不已玉盃心熾頭顱易

白雖悔笑益其言兢惕可鑒嗚呼公之式穀後人之心何
一日忘之哉公讀書好古探賾索隱見時文汗漫及反正
之評詭道之談一不接目尤好楚詞杜詩韓文刻意摹肖
每作一篇卽粘諸壁或黠竄改削至有不用初稿一字者
倘令躡足東觀揚聲藝苑所就何可量也今所存谿堂漫
稿輯其什之一耳平生愛人而不能容人之過喜施無所
簡別煦嫗獎進有古長者風念諸兄蚤世待家大人與諸
姪如已子其賜卹教育視力所逮未嘗倦也嗚呼痛哉生
於成化甲辰七月十一日卒於嘉靖丙辰正月十一日年

七十有三配龔氏 封宜人先卒長男誥太學生娶承德
郎無錫楊君芸女繼汀州守長洲劉公炯女次諫郡庠生
娶同邑周君士嵩女次謙娶深澤丞無錫吳君恣女與諫
俱先公卒女二長適宜興庠生邵喬年次適同邑吳定夫

問漢河南許州判官從叔考長公行實 五里中 紹芳

長公諱誥字廷恩號守谿爲中憲公長子故稱長公生于
宏治某年月日以嘉靖之四十年卒於官閒歲還櫬里第
又二歲耐葬中憲公之墓側世系具中憲狀中自貞道公
傳五十六世而至 贈奉直大夫二菊府君爲長公大父
其第四子卽中憲大母陸氏 贈太宜人母龔氏 封宜
人長公幼而沈靜娟好長而鞠躬履方讀書務循行數墨
不喜剽獵屬文亦典質不事雕章縟采弱冠卒業邑學壯
歲乃卒業太學其游邑學時從中憲守牧於郢閒已從中

憲奔大母喪歸三歲間敬恭桑梓勿懈既中憲補均守長
公從於均邛均皆重地上官及中貴人緹騎士冠蓋相望
結轍於道州吏狼顧脅息抹過不給猶破譙呵中憲數與
牴牾諸貴人寢爲蜚語將中以危法長公竊憂之趨庭歎
歎言大人守職不阿誠能其官然今使者所奉皆大紀有
如不嫌加大人以格明詔不奉要束之罪如先人何中憲
諤諤不爲少動憂未歇也居久之諸貴人意亦解已而稍
遷南京戶曹郎再遷吏曹長公居家理隴畝給餽饌間走
問寒暄歲或再往返慎密恥爲夸詡其在里中或不識爲

中憲公子其往返都下亦不識爲執秩者之子也頃之擢
守溫州長公獨當戶不從不半歲中憲復以彊直自遂稍
忤豪右移守成都於是中憲遂家居矣中憲好賓客爲浮
白長夜飲長公戒糒醪佐酒費皆躬自具備翁性善治垣
屋恒輟舊業而新之樸斲既焚不忝堂構龔宜人以病耳
醫藥窮萬方弗效長公哀慟幾殞旣而季弟謙以病瘍卒
旣而仲弟諫以病疴相繼歿中憲竟以舊疾捐館蓋自中
憲筮仕至病免又自病免洎屬纊幾三十年幹蠶克家常
變鉅細成以身在所稱家督不虛矣免喪杜門屏居自以

質本罷駕絕不萌仕進念余父南陽翁輩強之曰先君子以子任家政妨進取而登子於太學以子之慎重足以繩其後也今縱不能躋膺仕儻試用補吏但清白不墮家聲奚論崇庠乃謁選補許州判官許下固中州大地而州倅皆奉長吏眉睫他居是職者冀攝廩廩監鑰之務希有所染指長公念己爲小吏不能嗣先人忍貪墨以取詬辱故司廩則讓司門則讓繇是前守懷安林公繼守古林王公咸見優禮而王公尤引爲知己相得懽甚常有小灘監兌之役承乏強往龔合料量惟謹許地五達之衢達官却使

四道並出必州倅尉望塵扶轂陳芻獻餼而長公不耐爲
睢盱卑伏態居三歲心厭之會有部使督醴乘傳過許所
過皆被誚讓察長公馴謹令前戒塗閱晝夜撼頓失飲食
節遂病脾已而壅膈病甚於是決策趣裝歸王公力止之
且爲之亟治後事閱數日竟不起年止五十七耳王公哀
之甚親自爲文祭之經紀其喪賻醕有加又爲之達於中
丞御史檄下所司給水陸費蓋皆廉其不忝於官云易簣
前四日區畫家事甚悉顧視橐中有俸百餘金乃筆書姻
族姓名命家人歸分給有差嗟乎死生之際其自斷割若

此平生不舞智以御物不詭行以賈譽其孝友得諸天性
自奉親外禮事余父如子禮兩弟蚤世痛悼悲哀喪葬皆
經紀盡力始舉一子不育旣壯無子卽立仲弟之子爲嗣
曰子爲子父主器得世世祀子父不絕足矣弟之子卽吾
子也念上世以詩禮起家延師捐廩粲膏火以教昆季之
子旁達里人子弟其欲造就後人無所吝惜如此歲數大
祿雖儲粟計口不足支一歲必弛以假貸人多德之元配
楊氏同郡無錫典膳思述女繼劉蘇郡知汀州事鶴城女
子男三長紹登卽仲弟子次紹玉次紹昌俱側室胡出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族伯祖海亭公行狀

公諱

余憚之先自漢占籍郡之武進始祖曰貞道公諱子冬爲

漢梁王相隱居邑之巴斗山南其地曰河莊支屬流衍蓋

傳至五十七世而始有海亭公公諱泉字子進海亭其號

大父贈戶部主事曰肇好義嘗輸財以佐縣官生三子

其季曰巍登宏治壬戌進士仕竟湖廣按察司副使號東

麓翁則公之考也妣贈安人蕭氏繼封安人姜氏公

生而朗慧秀發未乳絕卽失母蕭安人蕭安人下世時屬

東麓公甫釋躋屬曰毋念我惟以一子一女累君目乃瞑
歷城邊公貢爲之詞詞甚哀故東麓翁於公特鍾愛然公
雖在紈綺之歲授之章句卽默誦不遺肄書書輒遒勁比
弱冠東麓翁已持憲湖南時甬川張文定公某繇史館出
督湖學與公倡和相得驩甚一日見公於文定文定亟稱
之曰此子也才必能紹公因從其命名而字之曰子進并
爲說期以遠大公自是益奮於學已試爲邑諸生會東麓
翁方奉檄郴桂溪洞之間旣又以劇寇扼守蘄黃在楚凡
九閱歲而休沐耶舍歲不浹旬每東麓翁出按郡國公戒

門者扃鑰官署惟謹懼吏民俗猾大豪有所窺抵內則奉
姜安人愉婉順志庭無間言正德辛巳東麓翁以禽畔魁
趙燧功中丞毛伯溫薦以自代奄瑾索賂拒之竟棄官歸
家居翁壹以家督任公凡歲時伏臘洗腆賓客問遺晏會
之費度閣酬應昕夕靡間東麓翁與逸老墨客觴咏壺奕
窮日夜又僦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公復終鮮兄弟念大
父父業不植將落與其配孫孺人自定省外則躬課諸僮
奴耕作織紉弗使游惰是時公名已在胄子而未始舍二
親以游一日東麓翁命之曰若弗友四方豪儁士而徒馳

驚於邑里以爲高亦淺之乎自命矣公跽受教卽日束書
之太學未卒業忽噩夢頗異亟蒙犯暑雨馳還而東麓翁
已病瘠首信宿乃大病實嘉靖丁亥某月日也公哀毀幾
絕倚廬治喪一遵禮家言及奉姜安人益隆孝養安人性
嚴肅警達恒戒君弗隕先人家聲爲孝里中子以睚眦不
慊公隱慙息一老秃翁醉之俾造翁所以言侵公公謾爲
好語應之其人感服退里子不釋輒移怒老秃翁拳之數
日疫里中死者相枕籍而秃翁貧不能致醫竟卒此豈不
謂人不勝天邪服闋仍之太學念姜安人寡居使人問安

否常致珍異駱驛於道每使者還省比其返得報姜安人
喜悅乃已公時富於年逢郡國上所舉士有詔例不許
曠業太學故公所知交皆當世知名士累試弗利乃謁選
旣程試超出流輩卽以優調拜廣右桂林之全州判官全
於廣右爲善地而其民雜以五方亦多告訐公至贊其長
敷政因俗而治所部職辦嘗奉御史檄委覈諸司錢穀公
梳剔其弊宿蠹一清一日御史授以密書使訶察亂法之
民將抵於理公以粵俗洎僻半雜夷獠不可盡繩以法乃
與旁州鄰邑長貳約預疏不法者姓名互相鉤稽旣乃各

出以相示疏其有左驗者以聞刑以不濫民德之然公性不喜媿姍又時以所長表見於是同官尸祿醜正者心銜之陰媒公短以蜚語搖上官公怡然不介惟求無徵怨於百姓而已而上官意亦解公在官凡三閱歲而家居家居好讀書閒爲詩歌矢口而成藻彩溢發摛紳耆俊每觴集吟眺非公不驩公性復喜賓客坐客常滿合尊促坐竟夕不倦頃歲於所居之圃疏泉壘石蒔花種竹備有烟霞之勝將益於知己者終焉亡何疾大作竟不起生平敦尚孝友痛東麓翁弗克終養洎蕭安人襁褓見背歲時祀祭猶

哽咽同母女兄一人幼相攜持迄白首敬事如母郡大夫
嘗賓致鄉飲一赴卽遜避見人有善未始不亟稱之語及
時事能預料成敗配孫氏丹陽右族父某與東麓翁相友
善故締好焉孺人二十而歸公時東麓翁方家居爲具召
客無虛日悉以委孺人中饋殺烝糲醪精潔腆厚客至則
懼洽而公無內顧憂姑姜安人御女婦動以禮法孺人婉
婉承之雖米鹽瑣細無不當意每語及蕭安人厭糟糠弗
逮榮祿輒泣下及後舅若姑棄養孺人雖已耆艾至其相
春秋之事莫不身親敬共有加焉廣右去家六千餘里道

路緣山濱水孺人挾兩監子從公往返無失事御家眾至有紀法旁至翦製給縷綺繡纂組工緻纖縟亦不可及兩子雖甚篤愛顧具母道以勞著慈嗚呼冀缺之禘相敬如賓鹿門之耕以安遺子公與孺人殆無忤乎爾已公生於宏治庚申某月日卒於嘉靖癸亥某月日得壽六十有四孺人先公二年戊午某月日生亦先公一年壬戌某月日卒得壽六十有五子男二華卿良卿孫男女云云芳於公爲族孫童卯侍公鉛槧比壯忝官京師公寓書教督以弗替前人旣解組又辱攜侍杖屨客歲孺人就木芳走哭之

公技淚謂芳曰脫我不諱子宜論次我二人事芳心識之
茲叔氏奉遺命卜於某月日合竈於孤塵山之原是以不
避固陋論撰如左以俟立言者采錄云

世父少南府君行狀
公諱紹芳字光世別號少南輝氏故番陽徙毗陵自漢梁
王相國子冬始至宋曰紹恩繼恩紹恩生文登寶慶丙戌
進士仕著作佐郎翰林院起居注繼恩徙上店匡益里
國朝登宏治壬戌進士仕湖廣按察司副使曰東麓公巍
者紹恩枝也登正德辛巳進士仕浙江温州府知府曰后
谿公釜者繼恩枝也繼恩若干世曰仲璵仲璵生禧多質
行具邵文莊公誌中以子釜貴誥贈奉直大夫南京戶
部員外郎配陸太宜人生子四長敬齋翁諱鎡配吳孺人

生員敕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南陽翁諱訓醜趙太安人正
德戊寅二月丙戌子時生公公穎敏絕人甫能言有僧至
試以三字公應聲屬對精甚家人駭異之七歲入小學從
族父洛受書不恒讀也叩之無不應如響夕歸私吟誦承
德公以爲孺子謳吟自口也者省之則已盡諸小生日所
習矣承德公儲松薪別室閒步入見松葉砌字石上可玩
問家人無知者乃公所爲嬉爾九歲感寒病甚一夕絕良
久乃甦族父洛入臥內視之坐閒叩以蜀道難七德舞輒
聲徹戶外誦琅琅也族父洛乃泣下霑襟謂承德公曰此

子當大吾宗必不死十一歲學屬文承德公挈至城隍寓
北郭讀書城樓上承德公一日自外歸見公獨履雉堞上
翩翩若凌虛舉者睥睨百尺人望之心悸公趾半錯堞外
亦如履平地也承德公問所署書四十篇公未嘗一入目
承德公跪之燈下公以手一一指遍則背誦如流矣鄉先
達養齋徐公以中丞還第第近北郭百武承德公攜公謁
徐公徐公視之曰孺子端慤醇篤載道器也甲午督學使
者聞人公進公郡學從郡名士朴菴陶先生游文益進丙
申太史荆川唐公自陽羨山中過訪后谿公于里第后谿

公命公以所業質唐公唐公覽之日子之文美矣貴更精
造耳且也語寡奇公服其言終身暨公仕始執贄爲弟子
丁酉廩於學宮戊戌娶張安人賢而孱踰年以病卒庚子
偕吾父少陽翁館于毛氏園一日期諸生文會甫就席毛
氏以宴客請方出屋壞梁徑四尺者墜入地幾四尺聲如
雷當公座毛氏駭歎公有大用天遣余輩促之出也辛丑
娶黃安人癸卯督學使者裁菴楊公試士應天試得公
卷驚曰經生博洽至此耶秋郡邑學中式者惟公一人乙
巳入南太學丁未舉禮闈世宗肅皇帝臨軒策士公策

進呈 賜第二甲三人時袁州巖相國持國柄相國子以
賄升沉士相國與后谿公有吏部舊公釋褐後見相國相
國問吏部時贈后谿公守溫詩公口對不遺相國故問他
詩若文亦口對不遺一字相國驚服贈所撰鈐山堂集都
人豔之會選庶吉士或爲公忠謀者曰吉士進退在相國
子若假五百金投之可得也矧相國有世舊耶時哉勿失
公謝弗往且謂人生立言不朽奚必鑿坡地耶竟不往授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奉職廉謹持文法無害嘗察狴犴
飯筭得白金幾分卽置猫幾頭禦獄鼠嚙罪人之械者署

中郎滄溟李公鳳洲王公倡明古學文準西京詩宗大歷
張皇李何以上繼秦漢之雅道若迴溪尤公霽寰吳公敬
所王公咸以文學相高公從容其間含之咀之益華而實
矣庚戌考績封承德公如其官母太安人元配張繼黃
人贈封皆安人居無何進員外郎辛亥擢湖廣提刑按察
司僉事奉 敕整飭荆西道兵備公攬轡至江剡牲操文
祭之誓以清白承 天子命巡節所蒞爲郢鄖 獻皇
帝后陵園重地奉衛虔慎郢建 景王府公監其役中貴
人沙視金穀視民力如菅公憫然弗忍乃一切裁之楚人

爲之語曰惠於楚宮憚兩公蓋典肅皇帝龍飛時后谿守
安陸繼守均州發倉賑窮民抑中貴人良苦楚人德公思
先世故兩誦焉故事御史按察相表裏近多重御史權按
察無敢抗公獨振臬憲體屢以法直之不爲秋毫屈御史
至所部公從事慮囚比罪精覈恒口對數十年獄案不操
牘而嫻于辭考文武吏辭文而儷御史每見歎曰古有文
學飭吏事豈公等耶乙卯陞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閩接
大海值倭躡內地公從督府治兵行間裹糧宵馳勵將士
征擣勤劬備至丙辰奉藩表入覲丁巳報謫山西懺運

判公歎曰臣奉西天子命守官外藩不敢尺寸縱也且脫
部署厯兩考矣安得稱部署罪而謫今官緣治楚時一守
墨而敖御史劾之褫職疑公剔其私故齟齬而媒孽之耳
其事詳公自誌中公潔已直道一意奉公不能骫骳籛條
附人顏色遂用謗黜解綬歸道武夷踰劍嶺息車於江以
西謁故司業呂中石先生山中共食粗糲論律呂訪故王
文成公弟子講良知之學在閩嘗爲書與曾公才漢反復
辯議至是多所冰釋矣歸篋笥數擔皆有司所供赫蹠模
建陽書林羣籍耳蕭然杜門以典籍自娛不問家人生產

作業郡諸生執經受業公指示懇切根據經史發明理道
諄諄以時學虛靡爲戒諸生每試畢以文就正公甲乙之
已而果然故諸生以公爲著或問經義目則曰某程也善
某墨也善厯百餘年不爽論義理不牽訓誥真若聖賢面
命評隲古今人物千載掌上談之竟日夕諸生無不欣然
有得也自己未落職家居二十餘年僑寓郡中頗湫隘公
欣然樂之不易一椽廩粟不饒好鬻書及古名法書鬻書
者每鐫一刻必先投公公復昂其直以召致之以故鬻書
者時接迹於庭居常塵積几榻嗒然不爲意解衣磅礴神

游思深天飛潛淵見客周旋則曲折必盡一揖後道所欲
言無留藏屬有所思則或客問亦一默對之耳歲甲戌黃
安人卒公邑邑不樂左足素疾至乙亥疾大作丙子郡諸
生列公行於郡置賓筵公以疾辭屢藥不效公不復醫恒
曰病不藥者愚也藥必效者亦愚也卻醫而知命吾每讀
漢高帝語而壯之生平未嘗一日去書微曙興則與書俱
坐則置几行則置袖臥則置枕陸則置輿水則置觴不以
洗沐閒也病既久書籍滿床呻吟與伊吾聲相錯友人視
疾者規之曰公豈欲應舉耶公笑曰吾正樂此不爲疲耳

已卯疾已劇猶筆班氏司馬二史異同自述履歷因病殆
未成五月病幾絕公亟命治櫬櫬完日吾事畢矣病間卽
中宵篝燈讀書歌咏不輟六月病愈亟迺作自誌自輓自
治殮服署銘旌遺令卒卽速殮殯卽速葬諸子問家事不
荅遂撤帷帳易榻東首命從子翼書喪禮進公大書刪正
之大聲囑曰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悉斥奴婢於外子夜命
諸子環榻侍從子翼書遺言師曾子易箒達曙遂不言二
十九日雞初鳴乃瞑痛哉有光墜於屋如大星距公生得
年六十二公學道師諸先生而不名一家之學修辭友諸

君子而不名一家之言於學無所不聞於書無所不讀若
詔令法比案牘下逮稗官猥瑣一入於耳一經於目卽終
身識之無遺每當客坐談浩灑霏霏河流傾而玉屑下也
曩人所稱五行三篋公何讓焉記憶旣富又默而好深沉
之思發爲文章閱博雄偉蒼古踔厲組織精密而才氣浩
瀚四六尤藻麗鎔裁精工如出天巧請文者屢恒滿戶晏
坐不欲應迫而後起懸筆疾書頃刻萬言盈紙嗟夫以公
之才入不得與著作之庭參金馬石渠之議出不得持文
學之柄陶鑄四海之英咀晤一世厯官三遷兩遇於兵兩

試於法雖所在自能其職具有文武而不足盡公之大惜哉公外樸耳而中則文貌嚴性高簡人甫接若難合熟之則溫溫長者無他腸洞然見腑膈當其歌笑舉白聲伎滿前座客踟躕起舞儼然有晉人高風不爲小廉曲謹而挺然忠孝大節耿耿於抱會 肅皇帝遺詔下與郡守今司徒應城李義河公慟哭累日減寢食識者覘公之微待人依於忠厚口不忍言人惡與人若無賢不肖容納之而涇渭於中又甚明晰與人交若澹而調賄匱乏則捐廩質邸且不惜病且革有戚友三人病將死公憮然曰朋友死於

我殯我逝則誰與殯者贈棺三具一人支病詣公榻謝且別一人叩北辰願以身代於此乎可以觀公矣從子翼既述狀如右哭而授弟侯等曰翼也陋不克知公全也卽知萬分之一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二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三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四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五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六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七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八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九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萬分之十不克盡闡奧圖所以不朽者敬竢立言君子

先考味辛翁行述
嗚呼吾父之歿也三年於茲矣旣殯而未克塋欲塋而未
得吉壤通天之罪尙何言哉而又奚忍言吾父之生平哉
已而思維曰吾父自少而壯而老猶夫人也而其艱難辛
苦自少而壯而老不猶夫人也不言不知不詳言不盡不
婉言不真恐後世子孫忘其實也於是謹述之謹按公諱
紹科字光第別號味辛嗚呼號味辛卽吾父終身之履歷
矣痛哉高祖曰二菊翁以季子釜貴誥贈南京戶部員外
郎翁有丈夫子四長曰鎡次曰鎬卽孤曾大父又次日鏊

次日釜是爲后溪公官成都太守者也曾大父與一兄一弟皆力穡而獨於成都公勸之學束脩資斧皆曾大父也
饗殮補綴皆曾大母也成都公幼甚慧而志銳功深卒得上第成都公銜曾大父之恩無以報也撫大父而教之育之而大父棄吾父矣時吾父尙髮未肩也而成都公復教之育之而成都公又棄吾父矣嗟嗟吾父不得養大父不得大父之養零丁孤苦又不得曾大父之弟之養痛哉先是
大父歿大母繼歿二老人纔逾四而望五吾父幼二伯父貧以故餬口于館出贅于陳陳孤嫡母家也而陳母不

期年喪矣歸而何倚也欲耕無力欲讀無資欲買無本嗚呼難言哉難言哉幸世父少南翁挈而提之曰爾操三寸管發軔何必科名也蕭曹徐況豈非左券于是始以貲爲功曹焉功曹不列于正途人每薄而不爲又舞文者數以姦敗射利者數以貪敗鬪茸者數以拙敗士又鄙焉吾父顧恂恂勤勤老成練達事縣尹縣尹悅之事司理司理悅之事博士先生博士先生悅之無不人人人才吾父也而才刑名才儒行也此皆得之成都公少參公之教育也嗚呼今猶昔也安得有若兩長老之訓育後生又安得有若

吾父之率兩長老之訓育者乎可慨已比竣事而謁銓部
惟時海豐二山楊公實秉衡焉以少南公年誼故見吾父
而喜見眉宇欲畀以善地而未能蓋部胥熟可炙手非賅
不行以賅之厚薄爲地之善否而吾父素不治生產又不
善夤緣闖得廣平之洛水丞洛固巖邑也擊于巨室又當
孔道且連歲饑饉戶無宿儲而達官往來冠蓋相望死于
瘵餒與疲于奔命者枕相藉也吾父至而饑者食之寒者
衣之勞者休之死且暴者移而瘞之副使侯公郡守蔣公
皆吳門人也廉得其狀上於撫臺宋公按院楊公褒語有

曰救民實事佐政良才又曰操守無玷官常儀表足風有位殆非溢美云畿之八郡無不知吾父有活民之德之才且不叢脞丞務也不三載而稍遷浙之長興司檄蓋已有昧得其地者矣而不知此邑非財藪也又恒相繼以墨黜則難可知已吾父束裝南歸時己丑冬歲大稔疫癘相仍比庚寅初夏雨雹初冬又雨雹而吾鄉特甚民有旦夕死耳父積丞貲得百金出易米而散貧族貧佃不足復典廬而給之是時吾父有五猶子大伯父以去夏卒子一膏粱而糜肉不知若父之起於辛勤若大父之困於衣食也今

懸鵠百結矣二伯父早卒子四伯弟勉有家室若仲則遊
於黃冠叔纔及總角季未離襁褓吾父悉教養之棲以屋
五耕以田十娶以良家子廢則復爲更置斷則又爲續弦
蓋世俗之薦紳素封者所難能也而吾父不食其報反受
其噬痛哉逾年蒞任其地濱震澤之左赤地千里白骨成
堆盜賊出沒不常而市井雞犬絕跡且又刁悍無賴縣令
所不能勾攝者悉以委之司司固人人縮舌也吾父至而
詢其儒者恤其鰥寡寬之法網予之生全民稍稍就焉而
征賦亦稍稍易焉廣東鄧公爲尹咸驚有異治而嘖嘖歎

曰吾得此君爲佐也若上稱善地矣無何爲當事者中傷
譖之直指使者維陽彭公曰利一囚之有而縱之逸非法
也旣緝而窮治之囚固嘗以勾而爲賊以得罪者彭公色
沮語塞多守道韓公慙息力云未幾而父亦以荆府典儀
正解組焉歸而扁舟渡湖其鄉先生博士言別者咸歎父
之以廉受謗以勤坐詬去嗚呼吾父自髫年失怙恃其間
艱苦萬狀挫辱百端竟獲天幸以有今日豈易易哉豈徼
倖也哉而不意耽耽者日夜欲甘心於吾父也先是成都
公歿其子許州君下帷吾父訓其子若姪許州君歿而諸

子日夕以杯酒爲樂戶外事惟門下客指撝家日凌替不
十餘年而畫棟雕梁盡成瓦礫膏腴沃壤變爲汙萊歌樓
舞榭竹徑池亭化作飛塵矣時吾父北還頻來告急而以
人不能取者求售父感其先人之德不忍拒弗與也傾囊
得五十金易其敝廬瘠田不數年而欲贖故事贖產先還
其原值後可執原產某也未贖先賣欲以賣價爲贖價奇
贏子母之計也且卽欲移一花樹鬻之豪家冀獲厚值父
因止之而僕不遜及言之於某而某不遜竟謀斃其僕而
以人命爲釁端焉吳俗被訟之家公不問法私不問事第

居屍爲奇貨分攫其有斥辱其人甚於強寇以滿志爲期
維時吾父受屈某之螟蛉子若從兄弟若姪若僕蠅集狼
奔虎噉鼠嚼諍言及於先人囊括不遺狗彘異姓無投袂
之士同室鮮寒齒之嗟嗚呼危哉毒哉幸縣大夫濮州桑
公知其寃與其事之屈也得從未減嗟嗟入室操戈未聞
同姓下井投石迺及師長世道江河人心荆棘甚至輸官
賦而路截孤應試而阻進必欲曾大父大父之祀不血食
者每念及此未嘗不淚流血而髮指冠也豈知天道福善
物理反常彼狡童兮猶然餓夫而吾父優游牖下更十年

所惜乎爲方術所中遭疾不祿不者吾父之壽殆未可量也嗚呼痛哉先是吾父以喪大父大母得心疾在吳興時疾作力疾而獲積逋之盜月餘而疾愈以爲竟愈也而不知入膏盲也後更得未疾乍起乍愈居家習靜調攝之醫來曰可卻病有方士來曰可卻病於是父益究心焉凡內典黃白之書與夫羽衣托鉢之士日夕檢讀不休亦日夕應接不暇矣父時曰吾疾得此愈也孤亦以爲竟愈也詎知竟爲疾祟也自癸卯冬抱病歷甲辰春至秋而竟棄不孝矣嗚呼痛哉伏念自二菊封公以來曾大父而下代無

顯者亦代無壽者卽不顯不壽矣且更無足衣食者吾父
僅沾一命內難作矣年逾七袞遭此不造矣嗚呼痛哉孤
偷生於世未及成立而獨念吾父終其身衣無鮮色食無
鮮味惟一念周人之急至老不衰倦德者與之怨者與之
卽反噬者更端以進猶信而與之此誠仁心爲質之人而
乃不得一日安甯之報也謂之何哉安在作善者祥耶將
昌其後耶均所謂夢夢者也凡我子孫粒者衣者廬者讀
者尙思曰有吾祖在微祖且無噍類矣則報不於其身可
知已又何取無述而壽衣租食稅而富拖朱腰金以一時

赫奕爲貴哉則五世而上誰先蔭我二菊翁也世有立言君子肯使泉壤有光隱德不泯則此述第焚之以告吾父若大父若曾大父云爾

右吾父述吾大父一生履歷也家乘中岱嶼伯曾詳翁仲子述中一語而卒未之見心竊疑之甲午秋余尙應南都之役族人有餞余者召至其家几間有舊譜一帖視之乃吾父手書刪定底本前後俱殘廢缺失僅十存一二爾獨是述依然完璧計歷五十餘年所墨痕猶濕筆跡如生真堪一字一淚嗚呼豈非吾祖吾父有靈

潛訶默護不忍滅沒俾余一旦得見是述并俾後世子
孫亦得以是述見吾祖吾父也讀是篇者當知吾祖吾
父患難艱辛以有今日亦復憂勤惕厲以圖之庶先業
不墜而後嗣克昌則吾祖吾父且含飴地下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惟子若孫敬之哉因付劖劂以示百
世勿忘云

男蘇原名觀初謹跋

先考學思府君行實

男日初

嗚呼先府君之棄不孝孤也八年於茲矣不孝孤惇惇恤恤念大事之未終不復知日以月遷也不孝孤脅惘不獲自比於人子奈何令先府君無傳也惟是墓門之石徵惠于名世作者而不孝孤生也晚又不文先府君遺事放失弗克網羅顧安所草創備作者援据乎輒投筆仰天而哭者數矣然惟鄉先達聞人月旦具在幸而錫之片言先府君死且不朽不孝孤遂竊以所聞銓綴請焉先府君諱某字順德王父少參公中子也系出漢梁王相貞道公自番

陽徙蘭陵代有顯人具載譜牒宋有官提舉茶鹽者曰方直生二子長曰紹恩次曰繼恩繼恩遷胥城家焉入明復數傳而至贈戶部公膳其贈也以季子釜貴贈公生敬齋公鎡敬齋公生封刑部公訓封刑部公篤古修行爲鄉先生祭酒凡惲氏之有家廟義田宗法族譜奕然典禮之可稽皆封刑部公發之封刑部公生少參公諱紹芳舉嘉靖丁未進士累官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少參公才名譟海內所知交並名世士有詩文若干卷配張安人繼配黃安人生府君于京師厯官閩楚皆以從府君生而天骨振聳甚

莊瞻眊左右雙瞳炯炯射人能言輒警敏善讀書一日與
諸父嬉中庭書壁見志少參公見而奇之黃安人操家嚴
御諸侍妾有過不少貸府君以爲庶母猶母也且父非此
不安承間請母黃安人第善待之無傷父心年十四補縣
博士弟子試輒冠其曹少參公嘗進府君詔之曰學與思
不可偏廢聖人有至教而小子勉之府君謹受命因以爲
號志不忘府君故以字行至是人稱學思尤著云府君益
殫力經術郡太守施公闢龍城書院遴六序名士程藝其
中府君以選入穀太守善論士深加甄賞甲戌喪黃安人

府君躡地屬茨焦毀過禮宵哭旦復飲泣安少參公少參公嬰末疾府君左右奉養病少閒趣府君讀書白下未幾心動歸則少參公病劇矣府君蓐食宵衣侍臥起營醫藥不效哀毀甚于喪黃安人大父有丈夫子七人長伯父文學節吾公先卒次者府君次叔父封戶部繹思公以下五人府君念先世堂構緜遠少參公以清白光啟後人不留財產諸叔季幼沖家之興廢恒于斯乃發憤盟諸父曰吾等席先靈蒙世業思不克負荷吾不惜一身爲諸弟先諸弟各努力庶幾無忝所生諸父唯唯於是府君乃總家柄

振學綱維學畫終始以崇經冊矯邪非易衆嚮有不及教
之有不率懲之有缺失彌縫之有廢墜修舉之有弊壞更
張之於是議丞嘗以示本敦嫻睦以視親辨名分以示法
省貲費以示節慎冠昏以示禮尊名人宿士爲師以示標
表體正律嚴壹以忠實心篤之門內廩廩承風莫不應和
杖履所至家衆肅然繹思公于諸父中最長矣其事府君
嚴若父師人以此多繹思公之能弟而愈益嚴重府君府
君雖以莊憚諸父顧其嘔俞慰安尤多摯行遇大繇役率
先趨辦支柱豪強不遺餘力於是窺伺寢奸鄉閭誦義家

用輯甯而諸父蒙成業焉聞之諸父曰先君子不幸棄二
三兄弟蚤二三兄弟猶有童心何知門戶之艱難甚則漸
靡俗好蕩無簡持仲氏伸誠百端至於流涕迪迪無已排
患禦侮銳氣一往奮不顧前後卽二三兄弟不知也二三
兄弟藉手無遺先君子羞惟是二三兄弟從枕席上奠居
秋毫皆仲氏賜也言已泣下霑襟嗟乎此可以觀府君兄
弟之間矣府君爲人負直方擇地而蹈遇義所在折節下
之如其非義不能以毛釐挫貴人某挾顯望爲伎無所不
睚眦而獨內憚府君微諭指左右欲招徠府君出其門左

右多爲遊說府君正色曰生平恥游大人以成名況藉束脩爲羔鴈邪某公方任名教之重不肖獨奈何狗一時暱就之私傷千古師資之義卒不往某大爲失望思中之筮一家奴幾斃昇諸府君所羣譁意叵測府君勿爲動第收其奴置一室醫藥飲食之惟謹及差率之往謁某出不意號呼府君曰學思吾兩家之幸也府君拱手笑謝之某恚且屈沮終不能有所加于府君一主藏豎思罪以百金啗府君府君批頰斥之若安得以私窺我我忍以百金傷一體哉先是逋官糧府君倡義輸之然業已賜復曰吾甯冒

離上抵負名其行已持論多類此府君以再持喪故久諸生間然聲名日益起所知交多賢豪長者而沈太僕湛源鄒孝廉擴菴孫文介淇澳諸先生尤相推輓爲文字交與同席研書相磨切父黨若吳太史後菴唐太常凝菴輩稱一時龍門咸屬目府君交口薦譽名高之士慕之輻輳惟府君亦殊自負眊一第猶掇之也先後五應司隸試不偶而志不少挫從父瑤池公博學能文章與府君並著名字至是以安定縣令棄官家居兄弟相師友討諸子姓而庭課之甲午伯兄駕部公厥初舉于鄉府君喜動于中進伯

兄勉之曰無替爾祖武哉復顧繹思公曰先大夫弓冶業
已有托吾乃今得弛於負擔矣遂舍邑序入成均應試者
復五卒不偶府君自少侍少參公燕居討論諳于臺閣故
事國家大體加以更練久益明習當世利弊顧阨于省試
以老嘗鞅鞅恨之沈鄒二先生時相過從把酒勞苦解之
曰君不聞李廣不封侯耶今之冠進賢者握柄據津要抵
掌而談事功詎不赫赫謂得時則駕哉及考其所爲能不
倍所聞者寡矣君楙孝友節義爲法于家庭而澤被于宗
黨奚其爲政固知在此不在彼也府君拊手謝曰二君讜

論余何足以當之抑將奉爲藥石乎於是決策釋業闔門
理家率諸子弟修封大夫祀事家範設祭田增封樹規制
楚楚悉比于禮義而尤慷慨務振人之窮自門內始諸父
某逋官糧急府君代之償故居廢復割環堵以居諸父有
出繼者產薄府君損業益之有痼疾不能自存者供億之
沒其身其女不能字擇壻歸之助之裝白氏女弟貧拊卹
閔焉恩禮尤備推之近屬及周親生無所歸死不克葬者
以告環應之無所靳中外待府君舉火者若而人至其自
奉不過一算器食非賓祭不御紉服蓋生平以儉爲師而

強力者事故家不至乏絕以副其好禮舉義之志然亦竟坐是橐鮮饒資府君艱於子伯子穀初諸父敬止公子甫孩而子之甚珍之稍長教厲願絕嚴伯子遂攻博士業最晚而生不孝故善病寄命於醫廢帖畢府君執手語之曰吾春秋高卽一旦不可知若勿自立吾安能瞑目地下不孝跽而涕泣兩面不能言府君亦泣然者久之癸甲之際府君淹病乙卯五月喪我叔父繹思公力疾臨喪哭之慟病益深於是扶病書遺言上自家廟祭享宗祧繼立中及沒身棺殮次及所受生產乃等分之授不孝兄弟或微以

爲言府君曰二子鈞吾子也何所容軒輊初世父節吾公無後少參公召府君而命之曰他日當以而次子嗣之禮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節吾公大宗也後卽未立當儲產以待府君私念吾子序當立令儲產則吾以故豐諸季以故瘠吾何忍哉議竟寢久而府君復囁於子以無產故又不能他立至是乃命伯子穀初以所受產嗣節吾公其略曰伯兄係大宗宗祀之所承吾子當立乃吾最晚止得日初一人此外以序推伯兄無產難以虛名嗣吾欲窮變而通以穀初嗣伯兄有三善焉正宗祊一也繼絕世二也不

俟叔季均輸所受之產而有產三也其言絕痛不能具述
論者謂始議儲產而立嗣者遠利也且以溥先澤于二三
兄弟也卒之產不必等而等之者鈞愛也且以修缺典于
大宗也事得理安仁至義盡府君所以處父子兄弟宗禋
似續之道無遺憾矣七月廿有八日府君一躓幾隕越月
朔有二日謂不孝兄弟吾逝矣無他言前言識之三之日
雞初鳴乃起日星明乎未也頃之曰是矣遂正襟而逝嗚
呼痛哉府君沉亮任重衣冠訾笑有常雖臨倉卒神色不
變故能以鎮靜集事人服其度至其明智絕倫灼見終始

剗割風發非凡所知善持論廣坐中聲出若洪鐘聞者不自知其愕眙擊節竊歎服也邑有大議諸大夫士吏三老不能決率從府君受成以故薦紳間稱賢公子必曰府君指不再屈云府君素以然諾取重又善評曲直里有違言必之府君往往立談而解若有不義則惟恐使府君聞族屬某爭訟府君居間卒道大辟其與人交洞悉底裏無城府趨急難若趨嗜欲卽憾者勿問與謀必忠有所不能當意對面徵詰無蓄藏或不堪旣而歡然無所記人益稱其長者御諸子弟必以正織芥之惡聞之若驚動色相戒有

一善則喜獎之亦不容口故始則以爲難近既則日親而府君晚年益韜光剝采摧剛爲和歲時帳具子孫夾侍次第起爲壽必盡驩終飲而無惰容遇諸長老雖貧賤執禮甚恭一介之使必衣冠乃見蓋終其身無子弟之過云間與不孝言若知而曾大父之遇而大父乎大父雖貴曾大父猶以書生畜之有不稱輒跽座右免冠而謝毋彊小子識之以詔後世重惟府君之目不瞑以不孝故不孝孤旣不能敬其遺言增修前緒又不能厲志俶儻奮跡功名竊比顯揚之義而棄先人可傳之美不述罪莫大焉罔極摧

心追悼無已嗚呼痛哉何壽之美不慈養莫大焉固雖
不計其幾言穠謝前蘇又不計其志則謝言親也各
滿之以而終世重謝親族之曰不期以不孝對不孝
父辭以善坐畜之存不難陳謝道法後錄而補其
與不孝言謝而曾大父公讓而大父平大父雖貴曾太
甚恭一介之謝少次謝良益孫其良無子孫之戲云
謝以然善心益謝謝而無謝容謝謝其善謝貧謝
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
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
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謝其